

天下事叢書
滇緬公路
陶亢德編



上海陶亢德書房出版

天下事叢書

滇緬公路

陶亢德編輯

目次

墓中人聲	(一)
美國勇士	(一六)
巾幗英雄	(三九)
緬甸劍舞	(六三)
原始民族	(八五)
間諜嫌疑	(一〇〇)
大雨傾盆	(一一九)

墓中人聲



離昆明西南約二十哩，有一縣名安寧，那裏有一位仁慈老者，姓黃名叫大田。猜測中國人的年紀並非易事，但這個黃老者一定已年逾古稀。他的山羊鬍子已經發白，眼皮打皺，目光慈祥。早年信奉基督教，現在以身爲『上帝之家』看門而自負，原來他是德國路德教派女教士宅地的管門人，那兩位女教士在雲南省這個古老的迷信葡萄園中宣勞多年，且極熱誠。

這教會的女教士愛麗莎和亞爾瑪都寵愛這個老閩人。他忠實可靠，竭誠做事。真可以推心置腹。

有一天早晨，這個老者前請女教士小賜恩典，他要請假幾小時，想去望望住在城外數哩之遙的親戚。他若於午後回來，想能允其所請？女教士欣然准其所請，於是他就高高

興興的蹣跚而去。

他走過一座有頂的橋，橋下的河流分此城爲兩。經過人頭擁擠的小路，離城漸遠，沿野路徐步前行。轉眼間他走過安寧郊外的墳地。一小時之後，他已慢步到達戚家村莊，在那裏歡歡喜喜的過了個上午。待日到中天，他就動身回去。

他走近墳地時，一座新塚引起他的注意。他喃喃自語道：『早上我走過這裏時，分明沒見到這個新塚。葬儀一定剛在一兩點鐘前舉行。我不早些回家真是可惜得很。落葬總值得一看的。』

他走近這座新塚，探勝尋奇似的注視。此塚高達好幾尺，好像個大蟻塚，按照本地習俗，墳墓不是在地上掘穴而成。先堆土作一低阜，然後置棺於其上，再堆上許多泥土；左近泥土爬完之後，就蓋上些枯葉棕櫚葉枯草乾稻草之類零碎廢物。那些苦人墳地，無論如何是這樣的。現在這個墳穴之引人留意，只因其剛剛做好。黃老者走近新塚時站住，心想墓中不知誰個。

他站到墳前時忽聽得一個聲音。好像發自墓中似的！

他駭然四顧左右。但見目力所及之處，絕無半個人影。城牆遠在小半哩之外，郊外又空無一人。

有氣無力的聲音又送到他的耳邊。『救救我！救救我！』

到此決沒有錯的了。這是人聲，而來自墳中。這老者覺得雙膝發抖。要不是早先那好教士指示過他世無邪神妖精的話，他一定會嚇得大叫起來。全靠意志堅強努力，他才克制住恐怖。當此時也，黃大田真顯得是個勇武之人。

他叫着問道：『裏邊是誰？你是活人麼？』

可怕的細弱回聲輕輕傳來。『是的，是的！救救我，救救我罷！』

黃老者心想現在已決無可疑了。但是誰也沒有不得官方准許私犯墳墓之權。於是他拔步就跑，拼着兩條老腿奮力蹣跚而行。穿街過巷的奔了一個多鐘頭回到教會，全已上氣不接下氣。女教士和傭人們羣集到他身邊。

黃老者喘息而言道：『去！跟我到葬地去！那邊墳墓裏有人說話！』

我在昆明時就聽人說到這個老者。告訴我的人是主持昆明盲人學校的德國路德教派女教士。

現在我又想起了他。這是六月十七日早晨。保羅·梅耶和我準備動身完畢。我們旅行滇緬公路的最後許可書業已得到。那是一張寫有中文的紙頭，要貼在保羅那輛一九三七年式福特轎車的玻璃遮風屏上。昨天晚上哈理特·梅耶設宴款待僑居法國殖民地的友人們。黎明時天色灰暗惱人，幸雨已止。從六月一日到十一日天天下雨。最近五日，時晴時雨，好像老天爺保持其下雨特權似的。我們不知道能夠快晴幾時，又不知長雨之後，路上已成了什麼樣子。鐘鳴十下，車上一邊已堆上罐頭食物，吊床，啤酒瓶，油布，掘泥鏟，以及『舊家』其人。

舊家在最後一秒鐘時才得到。他今年十八歲。他的哥哥曾有一時受領事館僱傭，充作僕歐，大家知其誠實可靠。但現在他因物色妻子，已回四川老家。除了舊家之外，再也無人可用。我始終不知道他姓甚名誰。早晨他出現時，我曾問過保羅梅耶這孩子叫什麼名字。保羅的回答却是開玩笑，說：『呃，他是中國最老家庭的孩子。他家在四川種

田，已歷幾千年之久。』舊家坐在汽車後座，介於行李與鏟子之間。哈理特曾說路上要換車胎時，舊家可作此事。旅行中車胎是換過不止一次的，舊家却未嘗一與此役。

他還害怕一路行去，即不為老虎吃掉，也一定給妖怪攫去。我想還是不提起墓中人聲這事為妙。

領事館全體人員，連來自北平的阿媽和嬰孩約翰梅耶在內，都在門前階沿上向我們送行。紅牆的領事館已留在後面，我們駕車出北門而去，車上插着一面小小美國旗。折向西行，就上了沿繞西城的滇緬公路。因城牆頗高，所以空曠的郊外，看來與其說是山，倒不如說是丘嶺起伏的土地。馬可孛羅於一二七二年在此路上旅行時，曾說『此地產米麥甚富。』現在也仍然如此。不久在城南看到滇池的北端，在此湖上，鷺鷥也一定攫魚如往昔。馬可孛羅記曰：『此處有湖，周圍近百哩。湖中有各種各樣的魚無數，為鷺鷥所攫；其中有大魚若干。』我想他應為鷺鷥之攫住一條最大的魚而記上一筆。

沿路全是種稻的水田，老幼男女全為農事操作。男人女人以及兒童都雙膝入水辛苦耕耘。水車樣子難看，但很得用，農家用此已歷數百年之久。水車車水從灌溉溝沿溝上升

至隄頂，再流入田中。水車的划水板，藏在長長的木頭放水溝中，放水溝從溝直展到堤頂。極美的成行柏樹並垂在處處隄上。

菜地無數，收穫之後賣給城市人家，地上高高的桉樹成行，包着厚厚的綠皮。不久路離湖轉折，開始爬上高原。我們把車子急遽西折，就過了西山之背，俯降到前面的廣大平原。路基極不宜於行駛輕型客車。路以硬土打底，鑿入平面大石。久雨之後，石塊就各不相聯，致有裂縫與凹處，無法避過；一路上車子顛簸搖幌，令人牙也發震。舊家死命抱住堆在車邊的行李，苦痛呻吟。

在平原上，公路經過之處，都是荒涼的鄉野。途中有一部份，正在建築一條新的鐵路，和公路並行，無數男女爲此工作；一路上只有這一羣人示人以活動光景，公路本身全無運輸來往。我們曾路遇不少貨車，上載士兵，分明自前面數哩外的駐紮所歸來，何以見得？原來在十來分鐘之後我們經過一簇房子時，有好幾百士兵正在上車，站着張口凝望的平民，人數也不少於士兵。

離開昆明一點來鐘之後，我們才在公路上初次見到一個相當大的市鎮，地名安寧，離

昆明二十哩。此處最美景物，是一有頂之橋，位在進城道路之側。橋北五十碼處，看到一塊菜田，就是德國女教士宅地。一會之後，我們在教士宅第按鈴求見，有一可敬老人出來開門令人，他的領下鬚鬚，已有白絲。他急忙忙傳報我們到此，女教士愛麗莎就出來歡迎。

『安娜對我們說起過你。』她微笑而言。『請兩位到裏邊坐，用點咖啡。』這是女教士所能給我們的竭誠歡迎，因為在安寧這種地方，無論怎麼樣說，咖啡總是奢侈品中的奢侈品。

我立刻問她：『那個給我們開門的不就是黃大田麼？』

『一點不錯！你怎麼知道他的呢？』

『愛德爾和卡羅蒂姊妹告訴我的。我可很難相信她們的說話。說他聽見過墳中有人說話，是確有其事麼？』

愛麗莎點點頭，樣子一點不猶豫，並為之證明道：『那是真事。我自己也聽到這個聲音！但是先讓我告訴你這聲音是怎樣來的。』

三年前，本地住着一個孩子，年方十六，名叫發祿。他幼失怙恃，寄居在嬸娘家裏，她自己並無子息。此婦生性不良，絕不歡喜這個孩子。更因丈夫怪她不會生育，使她厭惡姪子愈甚。日子一年年過去，她的厭惡也與年俱增，終至使她覺得無論如何非除掉這個孩子不可。在她病態心中，以爲慘殺姪兒不是良法，必須尋出一個合理藉口來害他。她一定得找個方法，使害他之後可以心安理得，不犯罪過。

有一天，她走過城腳邊的鯉鯉小路，看見有一個悲慘的乞丐蹲在道傍，於是就計上心來。乞丐身上的破布不能蔽體。從他的臉孔身體看來，分明患着天花。她臉上露出瘁笑，走到乞丐身邊，問他要不要賺幾個銅子。

她對乞丐說明道：『我的姪子老抱怨我們的窮屋子沒得熱氣。我想他沒有怨錯。我們夫妻倆都是窮光蛋，無錢生個爐子。我的姪子是個好孩子，我真怕他凍出病來。你不肯到我們去和他睡在一起，讓他晚上睡得暖和點麼？』

『這個無家無室的乞丐，一聽得不但有屋棲身，並且睡在泥地上舒服的破布堆裏還有錢

可拿，大喜過望。這個老婆子用心使他全身裹得好好，莫讓孩子看出天花來。孩子和乞丐並排睡了好幾夜。幾天之後，孩子就發疹了。這老惡蟲正是渴望如此，不覺喜形於色。她自以為姪子已染天花，就把乞丐逐走，賴掉以前許他的錢，藉口說讓他睡在家裏，只出於她的善心。

孩子真個染得天花與否，於她反正是一樣。她自己勸自己相信孩子一定因此死掉，毫不費事就可得到他的致死之因。雲南這一帶地方的窮人普通習慣，凡家有無可救藥病人，有權可以處置，以減家人負擔。

於是她心裏雪亮的買了一具薄木棺材運到家裏。這晚上她叫孩子喝下了一碗湯水，說是愈病之藥，實則她購置毒藥在內。她守在名稱床舖的破布堆旁，眼看他陷入昏迷不省。她淒淒涼涼的叫醒丈夫，絕叫孩子已經死去。夫妻倆就把孩子放進棺材，釘上棺蓋。明天一清早他們找集一班哭喪傢伙，抬棺材到城外墳地，在那裏急急忙忙堆就一座泥塚。

這就是黃大田往訪親戚路經墳地的那一天。

老閩人奔回教會，喘息而告他聽到墳中人聲，我們起先自然不能夠相信。但他反覆說『你們一定得去，一定要去的呀！』他說得如此之確有其事，我們終於爲他的懇求所動。畢竟他是頭腦清楚有見有識的人，不像一般本地人那麼相信鬼怪。他一向誠實可靠，既然他說聽見墓中有人呼叫，墓中自有人在。亞爾瑪和我決定前往一看。當時有個華人傳教師正在這裏，我們就要他一同前往。

我們走到那無人的葬地時，四面寂靜無聲。我們走近那座新塚，亞爾瑪叫喊道：『裏邊有什麼人在內麼？』

一個輕得不易聽見的聲音答道：『是的，我還活着呢！我不能死！不能死！』

我們自然十分緊張和慌亂。當我們用手扒開鬆鬆的泥土和稻草時，有一個在墳地前面田裏耕作的人走了過來，肩背一鋤。我們叫他幫忙，他就幫了一忽兒。但當他一聽見塚中聲音，就丟下鋤頭拔腳飛跑了。我們費了好多時候才拉他回來。

我們用鋤頭和手指扒開泥土，力求快速，一到棺材露了出來，立即撬開一塊材板，好讓棺中人得有空氣藉以復蘇。一面我們派那個中國牧師奔去報官，不久縣官駕到，由一

小隊兵士護衛。我們未得官員許可，不敢開棺救出這個『死』孩子。現在當官開棺。孩子氣力全無，自己膝行步出棺材。瞬間他即恢復元氣，因為吐出了那老婆子存心謀殺他的毒藥。他的終究未染天花，許是人間奇蹟。他已不敢再回孀娘家去，停了一會已能行走時，就飛步離安寧而去。此時此際，他大概在中國的另一盡頭。

剛在此際，那個染天花的乞丐跑來，述說事件的經過，他說他受老婆子的攛掇，去和孩子同睡，她賴掉事先所許的報酬。但女人堅說並無其事，咬定當時讓他棲身其家，並不知道他患有天花。她說她會一片婆心給孩子醫藥治病，孩子的死使她腸斷心碎。縣官難以乞丐證言置她於獄中，結果她仍道遙法外。歸根結蒂，縣官說該婦人豈非會以藥物治少年之發疹歟！

就在這個時候，縣官想博得各方信賴。他出了一張布告，大旨謂我們女教士力能起死回生！

黃大田自是這個故事中的英雄好漢。如竟有人疑心他所說的話不實，他總反問一句，『說我沒有聽見墓中人聲麼？』

得了女教士的許可，黃老者意氣揚揚的陪我步行到他建功立名之處。我們穿狹窄街巷而行，但見赤身露體的胖小孩子，渾身泥漿，和蚤痕斑斑的蓬毛狗呀，山羊呀，豬呀，一起在溝中嬉戲。說也奇怪，山羊比豬還肥。牠漫然閒步，雜在店舖夥計街上行人中碰撞撞的與人不分彼此。我們穿過有頂的橋。這橋也是一條商業街，事實上行人往來如織，正是一條最熱鬧最忙碌的街道。小店林立，高如平屋，僅容堆物，前爲木製，鑿窗很大，白晝洞開，入夜想必鎖閉。很少空隙通過。娘兒們穿着棉布衣裳，科頭，腳穿繡花鞋，有的是素皮拖鞋，坐在籃子似的矮凳上奶孩子，一面對我這個少見的白種人驚視，互相猜測我手中那個樣子古怪的黑箱子——我的攝影機——該是什麼東西。苦力們穿的中裝，戴的凹凹凸凸的美國帽子，天知道這帽子從那裏得來。他們肩背貨物，彎腰曲背，走過的人數着實不少。一個小個子，頭戴編得很好的大草帽，手抱孩子而來，他對孩子不甚關心，好像挾着一個包裹。他停步拿出一枚銅子，買了個肉團子望孩子嘴吧裏一塞，孩子的嘴吧好像整天吸冰的水唧子模樣。肉團子穿在籤子上，敷有亮晶晶

的油光之物，在日光中耀人眼目，很像一個漆皮小球。過了橋，黃老者領我穿過曲曲折折的小路迷徑，直到走出西門，我們方始見到空曠的郊野。遠方有暗紫和赭色的小山連綿，要不是我們四圍有瓦屋屋頂，我們已無異置身美國西南部平原邊上的印第安部落中了。我們穿過滇緬公路。有三個農家女自山上緩步而來，帽子大如陽傘，但不緊戴頭上，而是停在包上布片的小木塊上面。她們的帽子如此之大，而雙腳却如此之細，樣子就很像三個活陀螺。向前稍行數步，就到了佔地甚廣的墳地。黃大田領我到那個會聞人聲的墳旁。雖然時過三年，却無人碰過一碰這個散亂的荒塚。

黃老者動手扮演救活『死鬼』情景中的他的角色，我則急忙擺好攝影機動手拍攝。我一心攝影，漸覺得手邊有人在嘵嘵說話。接着覺得有人扯我袖子，推我手臂搖我攝影機。我爲之發惱，叫這個不速之客走開。這是個老太婆，面目可憎，雙手如爪，手又髒又多節，指甲破碎，皮肉起繭。我越叫這個老潑婦走開，她越加扯我手臂，搖着頭尖聲說點聽不明白的怨言。她剛來時，黃大田就立即停止扮演，轉眼之間就奔過來怒聲和她爭論。這兩個互相吵鬧對我嘵嘵的老男老女究竟誰跳得更加厲害，令人難說。我停止攝

影。好在已經拍足片子。我對黃老者招招手離開墳地，那老婆子在後面咒罵不已。我們丟她在墳上，她用各種各式語調指天對神的嗷嗷不休。一路上黃大田對我嘖咕不已，但我聽不懂他在說點甚麼。

我對保羅說道：『真是的，我親耳在墳上聽到了一種聲音。如果聲音就是那個樣子，那我就不願再有聽到了。』

保羅却說：『我也聽見一種聲音，說我們如不動身，日暮之前就難到達楚雄。不如就趕路罷。』

回到車上，但見看守車子的舊家，給觀賞異物的人羣圍住。我們再向西出發。

我們上了丘陵起伏的分水嶺，高達海拔八千呎，然後再下降至另一個廣大山谷，谷間樹木全無的斜坡，是一紫紅色曠地，山丘劃有暗紫色的深溝。橫過雲影的山谷，我們瞥見巔上的古堡壘遺蹟，此廢墟突入灰色天空，很像中世紀城堡。此路係擴充有數百年歷史的古隊商路而成，當年馬可孛羅曾和忽必烈汗部下萬二千騎兵作伴，由此路一樣向緬甸而去。但於今此廣大郊野却是荒涼萬狀：於是身在年代久遠至於今人不復憶及的土

地之上之感，自不禁油然而生了。

我們已經行了七十哩，但要到楚雄，還得在這令人骨痛的路上，荒涼萬狀的鄉野再行五十哩。我們聽得見舊家在後座的呻吟聲。他一心以爲四面八方都有鬼哭神嚎。

美國勇士

滇緬公路第一天旅行告終之前，我遇到了兩個美國勇士，其勇敢我實未之前聞。一個是老年女教士。另一個名叫皮爾，爲一力強之青年飛機師。兩位都是臨危無懼談笑自若的人。機緣把他們從萬哩外的美國拉在一起，讓這兩個白種人住在世人未知的中國一城市，這城市僅此兩個白人。此兩人絕不相同，但他們彼此日常來往，寄身如此僻地，實非想像所及。小說也不會夢想及此。但人生竟能如此。

皮爾是十二個美國人中之，他們聚在中國，幹一件有人說難如登天的偉業：把中國人訓練成飛行員。皮爾與其夥伴着手此事。

民族主義中國的領袖，於一九三二年請美國爲其訓練空軍。當年的下半年，設國立航空學校於杭州，由裘德大佐任指導。裘德大佐主其事二年，返美任航空研究所所長。在

他留華期間，中國與美國簽一合同，訂購價值百萬金之寇蒂斯戰鬥機若干架。兜此交易者爲一美國青年，名叫鮑利。鮑利建議中國政府始創飛機製造廠，此廠於一九三四年中開工。十五個美國技師監督製造與工作，率有中國熟練機器工人二千五百名。同時中國航空公司組織就緒，以商業飛行爲目的，中國政府佔股本百分之五十五，汎美航空公司佔四十五，此公司與鮑利建議成立之廠無關。一九三五年的中航公司常務理事，爲別克斯佩，他是著名飛行家林白的朋友，原籍魯意史州。駕駛員中，有柏屈蘭台斯少佐，巴瑪，台維特，賽勒斯大尉，全是美國人。是年夏，（重慶成戰時首都前兩年）蔣委員長在重慶有水上飛機三以供個人專用，一爲三引擎容克機，一爲三引擎福特機，一爲雙引擎波音機。兩年之後，七七事起，日軍侵華。鮑利建議之飛機廠立遭轟炸。該廠當即停工，價值二百萬金的機器與設備，急以貨車運至南京，又自南京裝民船運至漢口。鐵路運輸費時五日，日在日機猛烈轟炸之下。此廠旋於漢口郊外七哩處重開。但該地瞬亦難於保護。乃又於艱苦困難之中，全部遷至迢迢千哩的雲南東南部，地近越南邊界，但該處運輸困難，於是四遷至場所保守秘密之某地。

一九三七年之冬，旅華外人十五名組織『外人空軍隊』以與日本作戰。其中十二名爲美國人。此組織僅成立四五個月，於翌年二月初即行解散。解散之前不久，精力超人，竭力進行增加飛機與空軍人員的蔣夫人，辭去航空委員會秘書長職務。但在美國人指導之下訓練中國空軍人員的新努力亦同時着手。於是再選美國陸軍上校欽諾爾德爲校長，此君原籍羅西安挪州，生於塔克塞斯，曾任陸軍飛行員教練頗著功績，尤精於戰鬥機戰術。以雲南遠離北方戰區，乃選爲若干訓練場所在地。

鮑利在會見新聞記者席上，曾詳談該廠現狀曰：『我們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選定此處作新廠址。地爲荒野，但到一九三九年五月就已復工。得中美工廠人員與緬甸中國承造人之助，建立起工廠區，其摩登一如美國所有者。此處住華人三千五百，給與一切摩登設備，甚至有俱樂部一，宿舍二十一幢供給美國人，另有醫院一，內置病牀八十一。雖有廉價工人與本廠許多材料，耗資亦至七十萬元。若在美國，則此建設恐需款二百五十萬元之鉅。接着我們得招回二千五百工人及其家屬，他們已奉派去防禦區域，從事修理工務。他們四散各地，有離此三百哩者，有離此千二百哩者，我們必須全體召回至此新廠所在地。』此不見地圖的新興市鎮，美國人呼之爲『鮑利鎮』。據說還將有一高爾夫球場以供美國人消遣。

我在昆明時，數遇欽諾爾德上校。其人長身玉立，整潔而有軍人風，以其動作活潑有朝氣，使人家看不出他已屆不惑之年。臉有深硬皺紋，眼燃青春之火。寄身一小屋，位在我曾往參觀的盲人學校對面。他專心職務，以打網球爲疏散身心唯一娛樂，但全以鍛鍊身體爲目的。人很怕羞，而以造作粗率來隱藏怕羞，雖是美領事館常客，却無暇無意與外僑共社交生活。他手下的年輕美國飛行員敬他如神明，心悅誠服，讚仰無似。

他自己則對於蔣委員長崇拜得五體投地，視蔣夫人爲巾幗英雄，舉世無雙。雲南之選爲空軍訓練場，就是他在北方向蔣氏夫婦請示後的決定。

他雖然專心一志於此職務，却甚棘手難辦。他招集十二個教練中國學生的美國青年飛行員，選擇標準原在他們的飛行教導成績，而非社會門第。這使不少子弟入航空學校的中國富家，莫名其妙。

中國兵士來自貧苦階級，他們很知道戰爭非兒戲，隨時有殺身之危。但是富家子弟志欲成爲飛行人員，却不顧飛行人員應作何事。他們多是富商外交家高級軍官的令郎。我敢說他們中十有七八不宜於作飛行員。欽諾爾德有蔣氏爲十足後盾，一開頭就力主他手

下教練不准不合格的青年入學。他洞悉毀機一架價值若干，明知限制空軍預算的中國軍費數額。因此日月如梭的過去，投考學生之不予考試及考後不取者爲數日增。他明明想更加嚴格，但反對者聲勢甚盛，至於使他大大施展外交手腕以抗當前局勢。

他正是一個外交專家。他須會見學生們的父母姊妹。他們是中國權勢集團的代表。中國上流階級的歷史是文化歷史，一種幾百年來的舊習。他們不以支鉅俸與他們視爲野漢鄉人的教練爲然。

有一個漂亮的中國少婦，很不客氣的問道：『爲什麼貴國派這種人來？爲什麼不派彬彬知禮的人來。他們鹵莽不文，對我兄弟和別的學生出言不遜，他們有傷中國青年的感情。我國青年不樂與他們爲伍。』

我就對她下忠告道：『少奶奶，你怎能如此說法呢？你知道美國，你要明白駕一架飛的本領和端茶規矩不是同一回事。你們要有幾個我國飛行國手，教你們青年在空中去敵日本。教練們如有良材，就可以琢磨出飛行好手來，如非良材，只得不予錄取，不管他是皇親國戚。你明白麼？』

她頑固的說道：『不是這麼一回事。一個印度會長的兒子送往牛津大學讀書，回國之後，他却返本歸源，仍作印度王子的思想。這是生就如此的。我們也是這樣。不能變更。』

她接着聲勢洶洶的告訴我，說某一個飛機訓練場已有一個難局發生。原來中國學生對於美國教練的所謂『粗暴』與嚴緊管理，厭惡之情與日俱增，舉行怠工，拒絕工作。其中首謀之一，就是告訴我如此云云的她的兄弟。他們抱怨教練們的嚴厲過甚。請願到達在昆明的欽諾爾德上校。你相信麼？他得蔣氏爲後盾，跳上飛機飛至訓練場降落，只對學生們說：一個真正戰爭絕非兒戲事，如不復課，就拉出去槍斃！你想想看！

那個少婦弄得驚惶失措。她顯然不大知道她的兄弟如不精通操縱法而許其駕機上飛，十九要機毀人亡。恐怕他和他的同學絕不有意於此罷。

欽諾爾德於去年（一九三九年）十一月間駕機返美，但於今年一月重來中國。曾有謠傳謂中國空軍訓練要改請蘇俄擔任。對此傳言的答語，是——美國欽諾爾德上校已返抵中國的事實。

午後兩時，我們抵安寧西四十哩之山隘頂，自此處俯瞰谷間，見祿豐遠在下面。到楚雄還得六十哩，乃兼程前進。空氣澄清而涼，經荒涼起伏的鄉野，才重見樹木夾道，樹非森林，僅爲小松疏植四處而已。路越祿豐下降山谷間，雖無障礙且堅實，但因經過曲如髮針的轉角，使駕車名手如保羅梅耶者，也不得不緩緩駛行如蝸牛徐步。日將暮，始見楚雄的古城在望，至此離昆明蓋已百二十哩了。我們預定在此過滇緬公路旅行的第一夜。

車沿城外的平地而行，從此即可至飛機場。進城門時，但見成羣鄉人，竚立瞧看置在地上道左城脚的一些破布大包。我們駕車進城。過後始知那些破布大包爲何物。

東門內有華軍站崗，他們指示西南運輸公司倉庫的所在，於此我們出示昆明總公司證書，加上汽油。他們示皮爾居處所在，我們又駕車而行。車子直穿全城，到楚雄另一盡頭。屋宇漸稀，田野重現。經稻田與池塘，但見水牛飲水池中，怡然自得。此處有一瓦頂古廟，有碎磚圍牆，高十二呎。牆外人民，忙於織布，粗木布機置於椿上，椿則釘於

地面。更前桉樹成行；然後又是一片曠野。

保羅說道：『看來我們要走到天涯海角去呢。』

忽聞一道地的美國人聲音叫道：『嗨！請到這邊來！』

這就是皮爾的招呼。他站在第二斷垣的門口，對我們揮手相迎。皮爾是一金髮大漢，身高六呎有餘，紫臉碧眼。原籍卡羅利挪，爲足球名將。年方三十。幾個中國傭人肅立皮爾身後，身量僅及其半，圍着主人的廣闊肩膀目視我人。皮爾和我緊緊握手，握得我指痛欲斷。他領我們進入裏屋。他的山羊狗與西藏狗夾種的小肥犬，在寺院階沿上縱縱跳跳的玩兒。

建在鋪石中庭一端的瓦屋，早前——誰也不知道幾幾百年之前——原爲一佛廟。在皮爾賃居之前，恐怕幾百年來空無人跡。屋裏已有白蟻。窗戶不用說沒有玻璃。皮爾笑笑說，『鋪上地板，裝上窗玻，修葺牆洞，趕走老鼠蝙蝠貓頭鷹，花了我一百美金，才可以住居。你們可以說這是十年租金。』

我說：『你的意思是說年租十美金？』

皮爾高高興興的說：『月費八角。就是這點。』

佛廟原是一大間，深五十呎。皮爾把來隔成三間——臥房，客堂，還有一大間他說是兼作餐室坐起間和舞廳。

我們大叫起來：『舞廳！誰來這裏跟你跳舞？』

皮爾一本正經的說：『跟自己跳。』說時眼中閃閃發光。

我突然明白到這個後生家的寂寞淒涼了。本縣約有二萬居民，他因不會講中國話，就無法和人促膝談心。我們就細問他每天怎樣度過。

他每晨四點半鐘起床。六時之前步行約十分鐘到飛機場。在此召集學生。以後的三四個鐘頭，他依次帶學生上雙人駕駛的飛機，一上午要作十二三次飛行，每次都有性命之憂。飛行之後，就從事檢閱飛機，監督中國機器工人工作，察看每一機器的每一部門有否毛病。然後工畢，回到寂寞的破廟家中，也許看些經時兩月好容易到此窮鄉的過時美國雜誌。看到傍晚，由彼此只能裝手勢代說話的中國傭人侍候他吃夜飯。飯後就早早上床睡覺。因為學生們另有宿舍，所以除在飛機場外，彼此難得晤面。大概一月一次，去

昆明向欽諾爾德報告一切，在昆明時也許和另外幾個美國漂泊者在湖濱旅館——他們名之曰沼澤旅館——打通宵撲克，或者去西北近百哩外的湖濱作一兩天獵鴨之戲。近處池塘，多的是各色各樣的鵝鴨。城裏除了本地戲館以外，別無尋歡處所，這種戲園子有時候到一兩班跑碼頭班子。而你既不懂得他們唱點什麼，一個鐘頭一個鐘頭的看他們無窮無盡的唱做，自無興趣可言。在我看來，皮爾的日常生活真是寂寞之至。

我大聲說道：『你渴望得一談談天的朋友罷？』

皮爾快活的說道：『常得和摩根小姐談談。她是蓋世無雙的女中豪傑。到她那裏去罷，她請我們去喝茶呢。』

於是我們動身回到市街。路過身穿工服和飛行裝回到宿舍的學生，都向皮爾致敬。

我顧着學生問皮爾道：『你得了點什麼坯子？』

『什麼坯子都有。』皮爾回說。『有自稱年方二十一歲，但我斷定他已到四十歲的將軍兒子，有從深山來的西藏王子。』他把手臂一圈，像圈住半個西亞細亞的樣子向西北一揮。『誰知道呢？戰爭結束之後，我也許去看看王子的故鄉。他也希望我去。可是我

不知道他還能生還故土與否。他飛升上空時總是那麼神昏心亂。」

『你歡喜你的助手麼？』保羅問他。

皮爾笑了起來。『你的意思是說中國教練麼？他們可乖巧得很，一點不壞。有一天辦公時間之外，他們給了我一個哈哈。有三個中國教官來廟裏看我，全都胸藏良策。他們說，如能師生合作，就可有個游泳池——你知道恰是一個有混凝土柱子的大洞。工價自然極廉，只要二百塊錢他們就能全部完工。他們都加入捐款，擔任半數，問我可否擔任半數。』

『計劃倒是不錯的，我就答應認捐一百元。他們欣然告辭而去。第二天午後他們又來了，自以為更有妙算在胸。他們說此事已經大家商量，決議如我能擔任全部費用，那才其妙無比。接着說這個游泳池以我的名字爲名，作我的永久紀念。誰去說明呢？說是日久年深之後，此池將成一個高貴美國人的聖地，而且池旁會建造一座廟宇。』

『你怎麼說呢？』

『我對他們說算了罷。』皮爾答時呵呵而笑。

我們路經一座大矮屋，佔地約一畝左右。皮爾指着這座屋子說道：『這是楚雄最大廟宇，也是本地天字第一號無用之物。屋主要月租二元。已經空了多年。誰也傻不到出此租價。不過漢克也許非月出二元租下來不可。他已有了妻小，欽諾爾德派他來助我。天知道得此談話對手該多麼快活！這邊實在要有二人辦事。他們將從北方送來一批額外學生，以求多得飛行員與日本作戰。這些學生有用沒用却只有天知了！』

我覺得皮爾私心，竊欲他能參加決戰。但我知道此願難遂。因中國和美國教練所訂契約，嚴密規定凡駕駛作戰者，不問其結果如何，立即解僱。況且美國人之在華作戰者，須喪失其美國公民權。

皮爾又告訴我不少漢克的故事。漢克是芝加哥人，在來華之前，爲喔海喔飛機製造廠試機飛行員。他搭中國飛剪號至馬尼拉。在那裏愛上了一個姑娘。就此結婚。帶了新娘同到昆明。欽諾爾德不大歡喜。他萬分願意教練們無室家之累。不過那女的既已來此，他也不忍命她回國。現在漢克就要來楚雄和皮爾共事了。

我又遇到二三個別的美國飛行員，全是大孩子。有一個叫作且行且止，所以有此綽

號，是因其大學畢業後到加利福尼亞做林務工作時，一路上有時借搭人家汽車，有時步行之故。後來學習航空，派往馬尼拉。有一晚在一宴會席上，他提起歡喜到中國去看。席間有一中國客人，文質彬彬，當時雖不發一言，翌晨却走訪且行且止，請其簽名於到中國去的合同。於是他就和其他三四個美國人前來中國。

另一個名布特。英俊為相貌均甚漂亮的儕輩冠。他的漂亮足使好萊塢影星加萊古柏退避三舍。但因埋沒雲南，無人賞識，姿態就有點拘束了。他在一個限於男人的晚餐會上告訴我說，他曾目擊過法國僑民的舉動，但為至黃昏了局的吸鴉片會所嚇退。他不能和他們共路。

還有一個，我見到他時剛在他駕機失事後三四天，他為要飛到普通飛機所難達到的高度，結果機毀山中。腦受輕微震盪，倖免於難。我遇見他時，仍是有點輕浮相，前言不對後語的談一個在洛杉磯的女郎。我疑心他還能回到她的懷抱中否。

他們都是英勇的少年英雄，甚至有點兒凶莽。但是我將遇到一個女人，其寧靜勇敢，比這批少年英雄有過無不及。

我們到了另一座有牆的宅子，步進圓門步入中庭。進中庭，目見白壁紅瓦，庭中羣花盛開，與白壁相映成輝，耳聽布置可愛的僧院式園子中水聲潺潺。此是雲南中部非國教教士傳道所在地。中有一小屋，爲傳道所創始人卡妮麗亞摩根小姐居室。

走到門口時，皮爾悄聲說道：「她是本城獨一的白種女人。你離昆明之後，她許是半徑二百里以內的僅有白種女人。真是你舉世難逢的女丈夫！」

一個中國傭人迎我們入內院，領到一間十二分雅潔的坐起室，裏邊有坐來極其舒服的椅子幾隻，圖書數架。主人出來相迎。她穿着素樸的棉布衣履。頭髮向後平梳，臉色白而衰老。身長而瘦，有骨瘦如柴之感，但此靜室中生氣瀾漫，她臉上因內心安詳而光華外露。說話文雅而動人。

我聽得人家說過，她是阿拉巴馬州故上議員摩根孫女，他以主張經尼加拉迦築運河以代巴拿馬而著名。我不知道她何以成爲傳教士，一見面就乞道其詳。

摩根小姐微笑着開言道：「我想我應該說早年有志於對異教徒傳道，但我要真話真說。我的來此傳教，實由於幼時讀馬可孛羅遊記着了魔所致。我讀的那個版本第二卷第

四十九章上有現代註釋，據謂此章係關於大理者，其地在雲南西部，並說此城築於美麗絕倫的湖濱。當時就決心非去看看那個美麗的湖不可。此念始終未忘。長成之後，我就去中國內地傳教會美國事務局，承錄取爲教士。到得華北該會總部，我就對他們說我是到大理去的。他們却說「不行，派你到什麼地方你得去什麼地方！」我冷靜的說，我之加入傳教會，原只爲想去大理，我非去大理不可，否則什麼地方也不去。我想他們一定驚奇。結果允我之請，我就前往大理。到後我絕未稍感失望。地方真個可愛。時爲一九〇六年，距今已三十三個年頭了。如非一九一一年當地起排外風潮，非退至海岸城市難期安全的話，我想我至今仍會住在大理。不過當年夏季，我就動身回去。」

我插言道：「可是聽說你在楚雄已經多年，誰使你來此而不向大理去的呢？」

摩根小姐的眼睛又炯炯發光，啓齒說道：「使我來此地的是那匹馬。我經越南動身回大理。法國剛才造成滇越鐵路。我要算是美國婦女中搭滇越路的第一人。我很記得本地人起初害怕穿山而成的隧道，爲的相信這種地穴之中有的是妖魔鬼怪。從昆明到大理我騎馬而行。那時還沒有汽車公路，正就是古代的隊商路，我記得當時想到我騎馬重沿

馬可孛羅所經之路而行，真是感慨無量。到楚雄走了一個星期之久。我就在此地耽下了。」

我大聲問道：『那隻馬呢？他跟你在此住下又有什麼關係？』

摩根小姐笑笑說：『我們剛走到楚雄城門口，他就仆地死去了。我們摩根家人是個人主義者，但有時却有什麼決定使我們如此如此。你知道一經老羅斯福總統決定運河經巴拿馬築造，我祖父就非放棄尼加拉迦的主張不可。幾個月前昆丁路經此地下榻皮爾處時，我就對他說過，如無祖父樣頑強固執，我也許永不會看見中國。不過我以身在中國爲樂。』

『那麼你居此已經二十有八年了？其間回國去過沒有呢？』

摩根小姐興興頭頭的說道：『是呀，我回國過二次，每次耽擱半年。不過無法常常回去。你知道我這教會是獨立的，靠國內朋友捐款維持。本城附近鄉村有十二個小小支會，這個就把我忙死了。』

保羅問她說：『你聽說過那個幾日之前我們迫得干涉的那個教士沒有。他初在一處窮

僻地方傳教，其地靠緬甸邊境，在雲南西南隅。他實際上自立爲土皇帝。他熱心傳道，竟至於組織起一支幾百個本地人的兵隊，率着挨村着鄉的威嚇鄉民，說，「你們快信上帝，否則就要……」據說他的獲得信徒之快，非任何比他前來中國的傳教士所能及。他的這種行動遠在僻地作爲，我們也在事後方知，不過我們一經發覺他如此胡爲，就非干涉不可。他總究是個美國人，不能在此組織常備軍隊。」

皮爾說：『照我看來，雲南最古怪的傳教士，倒還得讓給那個傢伙，他住在此地到大理的途中，雖然那邊五百哩內無一高爾夫球場，他却穿着高爾夫短袴。他又做編織生活。整天編織。到現在雲南人一定都穿過他的織衫織襪了。』

摩根小姐和我們相與大笑。說『我們這羣獨立傳教士正是一批笑料，是不是？』她說時呵呵而笑。

這時候有一位吳小姐端了茶具進來，她是摩根的信徒和幫手，非常整潔而拘謹，身材小巧，行動像隻暹羅貓。經過一番介紹，大家重又談話，這時候有人問摩根小姐是否須親往附近各支會，還是由幫手去照料一切。

她答道，「是呀，我時常來來去去的。」

「那末你在路上有否碰到盜劫等事呢？」

「只遇到過一次，也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實在也算不得什麼。那次我自最遠一處支會回來，和一傳教士同行，帶着一百五十元中國銀元，藏在鞍袋裏。走到一個荒郊的山頂時，我回頭一看，見有三四個人踉蹌而來。我知道他們目的在我而不在傳教士，因其確定帶錢的是我不是他。於是我們在走到道路轉角不爲人見時，我就把錢交他，叫他快快走開樹林子裏一躲，然後抄近路在十里外等我會齊。他就立刻照囑而去。我就一個人緩步徐行，心知決無危險。刻把鐘之後，那土匪追上前來問我要錢。我就拿出一塊錢來，告訴他們這已盡我所有，實在我也僅此一元，我想這一來使他們較一錢沒有還要生氣。他們不大高興，問我其餘的錢到那裏去了。我說這一塊錢就是我的全部財產，說時正眼瞧着他們，不示畏怯。結果他們就悻悻而去。他們覺得不值得再囓嚙下去。」

我大聲說，「難道沒有把你殺害的危險麼？」

摩根小姐欣然說道，「我是不會的。你要記住我住在此地已經二十八年。無人不知道

我。我有不少朋友，他們怎肯讓我遇害。土匪一殺害我，就難片刻安身。他們明白這點，我明白這點，而且他們又明白我明白這點。唯一損失，就是那塊銀元罷了。』

我盡力裝作若無其事的問她：『滇緬路不是盜匪如毛麼？』

『多得非你所能相信，不過迄今為止，土匪只搶劫本地行人，不劫偶然經過此路的外國人。可是你們倆如在深夜荒郊非換車胎不可的話，自然要預防不測。』她說時眼睛發光，使我安心。

接着她又鄭重說道：『剛在幾天之前，却有一件可怕的路劫案。原來我有兩個女信徒，以徒步和轎子前往大理。有一個因為脚受了傷，決定停幾天再走。她勸同行的一位等幾天同行，那一位却因急於看她在大理的兒子，單獨前往。走不到五個鐘頭，她就遇盜，劫其所有，再加謀害。』

我問她：『那末她的轎夫怎樣呢？』

『他們原是身無分文，衣不蔽體的苦力，並無武器隨身。可憐的傢伙，只能捧下轎子拔脚就逃，回來告訴有此一事。一隊中國兵派往追捕土匪，但我不敢說他們能夠捉

到。」

皮爾說道：「你沒有聽見昨天午後的槍聲麼？他們把土匪全數捉來，在飛機場貼側的城牆角上槍斃。屍首留在城門口，以警別的土匪。你要是想拍照的話，得趁沒有給老鷹野狗吃掉之前才是啊。」

我說，「我想再喝杯茶。皮爾，你會尋開心。使人毛戴的故事你總有的是。」

「好，要是你旅行回來在此勾留的話，我就請你喝很好的放蘇打威士忌酒——可是不放冰的。我們這裏沒有冰。」

摩根小姐說，「聽他呢！他真個從不喝酒，只愛喝茶。」

皮爾臉紅起來，像個小孩子。這是見得他愛敬摩根如母親。

我們的女主人接着說，「要是我不下那麼一個警告，你們就會做皮爾的客人。我們歡迎你們在此下榻。吳小姐和傭人們此刻全在這裏，事情就不至棘手。可是去年聖誕節詹遜大使路經此地時，真把我弄得無法準備。吳小姐不在這裏，我又剛從看視一個支會回來，傭人一個也沒有。這時候楚雄縣長突然光降，神態像有天大要事在身，告訴我說他

剛接美國大使到此之訊，問我能否在教會設宴款待。

「我說傭人全不在家裏，叫我怎麼能夠設宴款待一大批大使隨員？他當然不會單身旅行，總是扈從不少堂皇儼然的。縣長驚惶無措，但瞬即眉開眼笑。那個著名西藏探險家洛克博士不是到過楚雄麼？洛克博士旅行時從未不帶隨從和自用廚子。大使自然也隨帶自用廚子，那不是諸事大吉了麼。」

「剛在這時候大使駕到了。大使與其副官麥克黑少佐坐少佐的福特車而來，此外別無隨從。我告訴他如此如此，大使大笑起來。他說：「你不用擔心事，我就是你未之前見的名廚。」他就親入廚房，而我們得全飽口福。他甚至拿出留待聖誕節的菓餡餅餌分餉大家。於此我不得不陳明此地僅有一隻客床，大使和少佐只得同榻。謝天謝地，這隻比馬可孛羅年紀還大的老床總算沒有坍塌。」

我說，「這是隻中國床？」

「不，是隻國際床。我們的客人來自九州萬國。最近的來客是三個法國教士，長髯拂胸。他們來自西藏邊界的聖般諾教會，他們從高山下來，在那裏二人一排，像捆木柴似

的睡了兩天兩夜，真是難得他們忍受。」

保羅說，『全都有趣得很。那隻床還健在麼？』

『謝謝你，他仍舊筋強力壯。因為這條新公路來往頻繁，我們這裏竟像一個中央大車站。我能夠記得無一個白人來楚雄時的長年累月。』

我們回到皮爾的佛寺去進晚餐時，我不禁沉思到摩根小姐說得那麼十分快樂的最後一言。一個單身女人，三十年來幽居在一個中國城市，一離開城市，就要單身冒經過羣盜如毛的鄉野之險，而這些地方的偏僻，觀於連華人也稱之爲『雲之南隅』就可想而知。我想她真是個勇敢崇高的女人，她的幽默感又歷久而不磨滅！

翌日天剛一破曉，皮爾已照例起身，不久我們也就起床。實在也所謂無破曉，天色仍是灰黯不祥，看來滇緬路上的旅行很難一路順風。我們在院子裏仰觀灰色水雲。他備人的小女兒得意揚揚抱着一隻類似西藏種小狗給我們觀看。皮爾指着一所在院子對面的房子說，『那是僕室，和廚房。看到那個台沒有？廟宇初建當時，那是做戲之所。我不想自己有班私人戲班——坐在自己正門口看他們第一晚演戲該多麼寫意，嘿？』

舊家再把我們的折疊床和行李，袋從客堂搬到車上，不，倒不如說我們幫他搬上車子。我們要動身時皮爾從飛機場回來，還有那個帶新婚太太來華的漢克。他剛從昆明駕飛機一小時到此。皮爾介紹他時嘻嘻哈哈的說：

『我是個能幹的地產掮客。我已經慫恿漢克去，租那座你昨天看見的古廟，那個最好沒有了。兩塊錢一月！漢克和他太太一經趕走那些老鼠蝙蝠之後，那就賽過宮殿無異了。伙計，有了談談說說的夥伴之後，真是多麼快樂呀！』

楚雄已快快成爲美國的一角了。保羅和我真不忍離去。但是滇緬公路却在向我們招手相迎。

巾幗英雄

離開楚雄之後，我們所行的路面，其高度已在六千呎之上，所以四周的山峯，雖然有些高過八千呎，但我們看過去也不過似平原上的小丘一般，已並不十分高聳了。這些山上的風景雖不很雄壯，但很爲美麗。半山腰裏有不少參差的松樹，山谷中則滿佈着一方一方的稻田。

這一段的路面，顯比以上各段來得優良。事實上，從楚雄到下關這一百四十三哩的一段，即轉灣向南直達緬甸這一段，確是全程七百哩中最佳的部分。我們從昆明出發時，路面上有很深的車轍和窟窿，使車行之際顛簸得很厲害，但這時則已較爲平坦。就是那舊家在後座裏邊也不再嘖咕發出怨言了。

『這地方有鹽水泉，』馬可孛羅的遊記中說：『即當地人民的食鹽所出之處。』我們

看見許多脚夫背着鹽包在路上行走。鹽包很重，每包大約有一百多磅，因此那些脚夫都被壓得彎腰曲背的；鹽包的下面都墊着一個木架子，以便可以紮縛在頸背之上。他們背着這種貴重的貨物——當馬可李羅的時代，鹽就是當地的通貨——從這一區運到別一區裏去，所負雖然很重，但每天仍能夠走到八哩到十二哩的路程，不過邊走邊揮着額上的汗，其情形是很辛苦的。

在到下關的半途中，在大佛寺和天順塘兩個小村的中間，這條路已走上山嶺將達最高之處，其高度據估計大約在八千六百呎到九千呎之間，是滇緬公路的全程中最高之點。

我們一路行去並沒有看見運送軍火的車輛，這使我覺得很為奇怪。不知是不是爲了更向西南之處，雨季還沒有過，因此不能運送，則我也不能確定。從昆明到楚雄那一段路上，在第一天的行程中我們祇遇到兩輛，今天在到下關去的途中，所遇到的也不過四五輛罷了。

但在這一段路上，我們首次看到了修路隊，這一隊約有十餘個工人，他們的身上，其情形實是淒慘得很。他們所穿的衣服，簡直是襤褸不堪。他們的藍布短褂，有些還是棉

的，和短褲都已是拖一另掛一塊的沒有完整的地方。工人中年齡最大的大約在四十歲左右，最輕的則在十六歲左右，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都患着很重的頸腺腫症，喉間的頸部都凸起着一個大瘤，最大的竟有小足球那麼大小。據說這病症的起因是：飲水的裏邊缺乏碘質，並食物祇有米飯一項的原故。據有人估計，這省內每十二個人之中，即有一個患這種病症的人，但這顯然還是一個太低的估計。這一羣路工在我們經過時都向我們注視，其目光的呆滯，差不多竟像牛馬一般。

這段路途經過高低不一的地點，灣灣曲曲地向前伸長過去。在中午時，我們又經過第二個隘口，其高度大約在七千七百呎左右。在這隘口的北面，山峯的高度已在一萬呎之上。由此向前高度漸漸低落，在二十哩裏邊低落下了一千呎左右，而下關也到了。

下關城中的居民，約有三萬人，這城的地點在闊有三十哩的大理湖之南岸，湖的四周差不多全是極高的山峯，有些的高度在一萬四千呎之上，山頂上差不多終年是有積雪的。這湖很像瑞士國的盧塞納湖——在頂上積雪的山峯包圍的當中，一汪如鏡面一般的水。下關為一個繁盛的商業之區已有千年之久，這裏是向西北到西藏去的駝隊，和向

西南到印度去的駝隊集中的地點。數百年來，每年在四月裏邊這裏有一次盛大的集。大理古城很寂寞地踞在湖的旁邊，它離着下關的北面約有八哩之遙。當馬可孛羅在十二世紀中看見這城時，他稱之爲『全省中的主要城市』。那時的藩王就是忽必烈汗的兒子。現在則大理城已沒落了，它很穩穩地蜷伏在一個美麗的環境中間。

但我們不能在這兩處地方多耽擱。西南運輸公司的站頭，就在下關的城外，我們必須到那裏去加汽油，這站屋有許多間平房，中間一個長方形的大天井。我們在經過一個哨位時，有兩個守兵走出來攔住了我們的車子。我們的車頭上插着一面美國國旗，風窗上貼着雲南省主席所署名的通行證。兩個哨兵走過來，向領事舉手行禮，還以爲他就是六個月之前經過這裏向緬甸前去的美國駐華大使詹森。他們很慎重地接過我們的名片，但其實並不認識上面的字，但他們好似以爲這名片比護照更靠得住，因此他們即將手一擺，叫我們的車子開進去。

到了天井裏邊，我們第一次看見大批的軍火運輸卡車，大約有三四十輛，上面都已滿裝着貨物。這批卡車都是來加汽油的，司機人也乘着這機會去吃飯。各車上並沒有押車

的武裝人員。

站長是一位中國青年，他很客氣地歡迎我們。站裏的汽油，都已從輪船上運來的大桶中分裝入小聽，卽由這種小聽灌進我們的福特車油缸裏邊，我們並從車子上取出一些乾糧來點飢。在吃的時節，我偶然又記起馬可孛羅所述的這地方土人的一種奇特習慣。

『在土人臣服於大忽必烈汗之前，』他的書中說：『他們常常行着下述的一種奇習：當一個有才有貌的行人經過那裏，而偶然借宿於一個土人的家中時，他必在夜間被土人所殺害；土人殺他並不是爲謀財，而實是爲了藉此可以留下這位才子的靈魂，使這靈魂可以永遠和他們住在一起，而使他們交到好運。凡得到才子的靈魂爲伴的土人，大家都視之爲幸運兒，因此，許多旅客都冤裏冤枉的喪掉了性命。』

我將這節故事告訴了保羅。『我們可以在這裏耽擱一宿嗎？』他問道：『我們本來沒有趕路的必要啊。』

『你如要留宿，你儘可在這裏住個一夜，』我回報他：『我想我和舊家可以先坐着你的車子前進，如若你贊同的話。試想像舊家一般的才識，並像我這般的堂堂相貌，倘若

逗留，恐怕決無倖免之理吧。」

「唉！這不過是七百年之前的舊話，」保羅說：「據我所記得的，忽必烈汗在征服這地方後，即已下令設法將這個招待客人的習慣禁止了。」

後來我看見在我們吃完食物之後，保羅已跨上汽車，將手按在指揮輪的上面了。

下山坡各處，都點綴着許多白色的物事，一排一排的爲數很多，遠望過去很像方形的蜂房，走近之後，方知都是墳墓。這種墳墓大都是造在山腳邊的。每一座墳所占的面積大都有數畝之廣——這就是地方的年代已經久遠，人民已經過許多世代的證據。在世過了一生而死去者，已不能計算其有多少代數了。嚴格的說起來，這些其實都是浮葬而不是墳墓，因爲棺木大都是安放在地面之上，而並不是深埋在地下的。因爲在岩石上挖掘一個墓穴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大都將棺木安在地面，上面用大石塊砌成一間小小的石屋以爲遮蔽，前面裝着兩扇用木板所製的門。這裏的墳墓比之我們在昆明附近所見者來得講究，昆明附近的大都不過是木製的棺屋或土堆罷了。大理和下關的山中，向來以大理石坑聞名於世。這裏的石頭，上面有很奇異的紋理，而且紋理都是五色俱備，有

時很像山水景物的圖型。這種石頭大都鑿成薄片，精工打磨光滑，裝上紅木座子，然後運到遠處去販賣，以供大家中爲牆上和桌上的裝飾品之用。

沿途上，我們看見許多所造在柏樹叢中的寺院。寺門前大都有偉大的彫花的石碑樓，寺裏邊的庭柱門窗之類，也都是彫刻得極其精工，很有研究的價值。我有一段荒僻的路旁看見一方低矮的石碑，它雖是很寂寞地獨自蹲在那裏，但在我看來，倒實在足以代表一個古代的偉蹟，這石碑是大理石所製，下面墊着一方花岡石，是忽必烈汗的孫子森鐵木兒在一二八〇年繼他的父親爲這地方的藩王時所立下的紀念碑。他的宮殿早已成了一片蔓草荒烟，連遺址的所在都已指認不出——惟有這塊石碑尙巍然獨存。在這滿映着山峯倒影的大理湖中，當年這位王爺是坐了裝璜華麗的大船，帶了他的宮娥太監，奏着笙簫管笛，吃酒飲宴，賞心作樂，但這些已成陳蹟，現在所看見的，無非是幾隻破爛的漁船，點綴着湖中的景色而已。

我們自從離開雲南府之後，在途中已經過了二十七小時，其中最討人嫌者，就是斷斷

續續的細雨下個不停。這時已經停止，但不知道能夠維持多久？

至少這天的下午，居然維持過去，沒有再下，這是很微倖的。在離了下關之後，公路漸向下斜低直到一條河流所經的山峽中，此後又漸漸的高上去直到八千呎的高度，而在『大理關前』，我們首次看到真正偉大的山景。高一萬四千呎的大理山脈，也稱爲雪山脈，向北蜿蜒而去，一望無垠，山峯上滿長着松柏，密密叢叢遮沒了山頭；看過去好似沒有窮盡的山徑，四叉八達的向四面伸長出去，隱沒於烟雲之間。不時還有一所一所的寺院，遠望過去好似一個小小白點，高高的蹲立在半山的上面。再過去，公路轉灣了，我們即經過一條絕狹的山峽，一股很急的山泉在極深的澗中衝向前去。不久之後，山谷的景物又漸漸的展大開來，可以望見遠處的稻田。這裏的田地似乎很爲肥沃。我們往上行時，越高越覺得冷，因爲有一股寒風從山上向谷中吹來。

在近晚時候，我們到了山隘的頂點之後，方又遇雨。路上因有山頂上被雨水所衝下來的塵土，已變成一片湍泥。雙個車輪的軍火大卡車所留的深車轍使路面成爲凹凸不平，以致我們這種輪軸較狹的小汽車竟至幾乎不能行駛。所幸這裏有着不少的養路隊在沿途

修理。這羣路工約有三百名之多，最令我們奇怪者，是其中有差不多相等人數的女工。我們將工頭招呼過來；他又招集了二十多個工人；替我們將汽車半拉半推的移向前去，直到離開了最爲瀘泥的一段方才停止。我們給了他十元以爲酬勞，叫他分派給衆人。但他竟不受，鞠着躬向我們說，這是他的責任，尤其樂於代遇到困難者服務。

在下午六點半鐘時，我們到達了永平城外西南運輸公司的站頭。我們在以上的十二小時中間，已行駛了一百九十哩。站長李君是一位中國的青年工程師，他是美國留學生，曾在尼伐達州任過礦工程師，他告訴我們說，這地方沒有上等旅館可供住宿，力請我們就在站屋裏邊過夜。站屋共有七八間木造的房子，他就引導我們走進了其中的一間，這間房面對着山谷，風景極佳，落山的太陽照在窗上，映出一片片的紅光。李太太是一位美麗女子，她穿了綢的旗袍來陪我們吃晚飯。她定着一份美國出版的專講時尚的雜誌。這是一次極愉快的聚餐，其中有熱的烘餅，芥末，罐頭梨，和我們車上所帶來的水果。這位李先生除擔任站長一職之外，似乎還兼着養路工程的職務，他所擔任的大概是從下關到緬邊約有四百哩長的一段。他很想知道我們對於這公路的意見。當我們有意捉他的錯

處和他取笑時，他回報說：『但這路也不見得不如尼伐達州我所走過的公路吧。』我們對他這句話很表同情。

次日清晨，我們又向前出發；再過去就是瀾滄江了，這條江，是這公路所須經過的兩條大江之一。路面先是斜着向上直到五千三百呎的高度，然後向下漸漸的低落到四千五百呎，即已到了瀾滄江的橋邊，全程需時祇一小時。

這條江面雖然很狹，但水流極為湍急，在馬可李羅的時代，他們是怎樣渡過去的，我無從懸揣；但三十年之前，這江上已有一條闊祇四呎的小橋，是用鐵練懸在兩邊的山岩上的，這橋至今尚存在着。土人都是頭頂着貨物，從這條橋上走過。新造的橋即在這條舊橋的旁邊，也是一條懸橋。它是用極粗的鐵纜牢繫在兩邊山巖上的鋼骨水泥樁子上，橋的闊度也不過可容一輛卡車。江流在一百呎的下面衝過，流中全是一股深黃色的渾水，是由雨水和雪的泥土水，並山上所衝下來混合而成的一股水流。水面上並且浮着許多木段和樹枝，遠望過去正好似古代所傳述的江龍。

橋頭有四個中國兵看守着。我們又拿出名片來給他們看，他們也就揮手讓我們通過。

我們的汽車便從這條三百呎長的橋上駛了過去。

到了對岸，我們停下車子來掉換輪胎。在這裏，如若果然應了哈理特·梅耶所預料的說話，我們這位少年舊家該當昂然走到我們的面前，來證明他的能爲了。直到這時爲止，他始終不過是加重了一些載重的分量，而沒有做過事情。保羅動手換車胎，舊家居然答應我們替他拍一張照片。他在鏡頭之前頗費了一些勁，但姿勢很好。

我們謝謝他，依舊將他送回汽車的後座。這條公路最寬闊處，沒有超過二十四呎的地方，而這裏這一段似乎更爲狹窄。它是從江邊的石壁上硬鑿出來的，我們的車子就在這條狹狹的危路上行駛，左邊是深澗，右邊則是插天的削壁。從石壁上所滲出來的水浸濕了路面流入深澗。在這二十哩的一段內，我們又看見好幾隊路工在那裏修路。他們聽到福特汽車的喇叭聲時，即將身子緊貼在石壁上，讓汽車過去，我們的汽車擦過他們的身邊，另一面的輪子則已幾乎懸空了。

但是別人的命運便沒有我們這樣好。再過去兩哩多路，當公路循着江道的一條支流邊的石壁下轉灣時，我們的汽車被一羣聚在澗邊向下看望的人們阻住了去路。在山澗裏邊

有一輛翻倒的卡車，水流在車身上衝刷過去。據那班人說，這輛卡車還是在兩日之前翻落下去的，司機人已經溺死，屍身被江水衝到了下流。這時已有一輛撈救車開到那裏，由吊車盪了三名工人下去，擬用鐵纜縛住卡車，將它吊上來。據另一輛卡車上的一個印度司機人說，自從下雨後的三個星期中，每天平均至少有三輛卡車失事，而三個司機人則至少有兩個跌死或受重傷。但後來我們對這個悲慘的統計始終沒有能夠證實。

我們的汽車因為這件事被阻了兩小時之久，直到下午三點鐘方經過保山城。

這座保山城是距離永昌最近的一個站卡，馬可李羅稱之為復昌，是在一二七三年方始造成的。這兩個地方的距離祇有數哩之遙。公路到了這裏即折入舊時的驛道經過保山。

從前用馬匹為行具的時候，從大理到復昌需時五天之久；但用現時的汽車，則時間已經縮到數小時了。數百年之前，這地方尚有一個奇異的習俗，即男子替婦女坐蓐，我很願意碰到這種男子看看他究竟是怎生一個樣子的，但可惜現在已沒有這種機會了。『這些人民，』充滿着詫異意念的馬可李羅說：『有一樁極奇異的習俗：在一個婦女生下嬰孩，從床上起身將嬰孩洗乾淨後，她的丈夫立刻上床坐蓐，代她看顧嬰孩，直到四十天

之久。在這個時期中，他的親戚都來探望他，並向他道賀；但生孩子的婦人則反而去做一切家庭工作，送茶送水到床上去給她的丈夫吃喝，並坐在床邊喂奶給孩子吃。『真可惜，我們已沒有再看見這種馴良丈夫的機會。這個習俗，法國人稱之為『夫代婦職』，或許在那裏更為厲害，但別的地方也不是沒有的。』

但是還有一件地方的習尚，則土人至今仍保存着，而使我們有機會得以一見。『土人在腿臂之上都有着環帶形的花繡，』這位威尼斯旅行家在他的記載裏邊說：『他們刺這花繡的方法，就是用五枚縫針紮在一起，在皮膚上刺出血來，然後用一種色素塗上去，即能永久存留，不會磨滅。土人都視這種刺花，為高尚上的裝飾，可以表示其人高貴的身份。』

這一種深的色素，據我看來，大約是從靛青裏邊所提出來的。在我們到了保山以南的某處地方，刺着這種花繡的人，有許多個都自願立在我的照相機前讓我拍照。

保山城是在一座山巔之上，城牆隨着山勢的高低起伏，嶺上遍地松柏，一片青葱，中間點綴着古廟的紺瓦黃牆。我們先經過熱鬧的街市，兩旁的店舖鱗次鱗比，都陳列着各

村各鎮田圃中的出品。這時我覺得我自己也好似一個從鄉間進城來的農民。在二十分鐘之前當我們的汽車剛剛駛過瀾滄江橋之後，我們在路上碰到一個鄉下人，肩上揹着一根長竿，上面掛着許多像花圈一般的物事，走近時方知是拿到市上去賣的遮陽草帽；我即向他買了一頂。這草帽的編織很是精工，足以顯出這裏鄉下人的手工技巧，它闊約三呎，是用一種極細的草絲，編成種種的花紋，圓形的帽筒上面，花樣更爲美觀。帽子的裏面，也另編出花紋，並襯着一層似乎是紙類的夾裏。帽子的邊沿，則是用細竹絲編結而成。

市上所陳列着的冰菓菜蔬，其種類多到不勝數記。其中有籃裝和盒裝的桃子，打成大包的生烟葉，篋裝的茶葉，這是從邊界處來的。此外還有可以打成纜索的苧麻，芝麻，粗糖，柿子，很大很鮮美的生梨。可惜我們沒有敢買幾個來嚐嚐，因爲那時節霍亂症雖已經消滅，但我們實怕這種微菌依舊存在，而其時我和保羅又沒有洗的法子。我們並看見用大口袋盛着的玉粟，因爲雲南省所產的大宗食糧是稻米，但因有許多山田是難於灌溉的，不能種稻，所以鄉下人就改種玉粟。此外還有桔子和波羅蜜，蘿蔔，青菜，

大頭菜，大豆，臘鴨，和醃鵝。保羅指着一家茶食舖中的一種鬆餅給我看，並告訴我這種餅他曾在昆明吃過一次，其味甚美，但聽得人說保山所出的更好吃。但我所最注意的物事則不是食品而是一種衣着品——是一種避雨的蓑衣，是雲南南部平民最普通的衣着。這種蓑衣是用一種棕絲所織成，為雲南所特有的產品，粗看過去，正如一張長毛的獸皮。

我們的汽車在穿過了祇容一輛車子可以經過的狹小街道之後，即來到一所廣場，場中更有許多新兵在那裏受訓練。過了這所廣場之後，我們已達到保山唯一可以自傲之建築，即一家小小的新式旅館。在向東距離昆明四百二十五哩，向西南距離臘戍三百哩的中間，祇有這一家裝有現代設備的旅舍。

這家旅館是造在一座山巔上面的，所以我們祇能將汽車停在廣場的盡頭處，步行一百餘級的山坡石路，方到旅館。山路是盤旋曲折的，所以更見其遠。到了山頂之後，還要經過幾處拱道，迴廊，和院子，方能到旅館的房屋。這家旅館是一所古舊的廟宇所改造的，裏邊有二十餘間臥室，並有一間陳設着彫花紅木桌椅的客廳。臥室裏邊很整潔，每

間有床兩隻，上面都舖着床墊，祇須舖上一床被即可睡眠。房屋的四周都是松柏，清香撲鼻；環境的可愛，和歐美各國中的山中旅店相彷彿。

但是這家旅館的生意，似乎不很好。當我們走進客廳時，一個矮小的中國人，就是這旅館中的經理先生，從一間公事房的窗洞中伸出頭來招呼我們。這天，全旅館中祇有我們這三個客人。後來我們即知道這旅館的營業不振，並非由於旅館本身的辦理不善，而實是由於這條路上旅客太少的原故。因為這時正在戰爭的時際，而這條公路又差不多完全限於軍用的，自無怪旅行的人極為稀少。這旅館的東家意在搶個先頭，所以開設起來的，我以為他們開設得實在太早了一些。

那一天，我們因為要趕路，所以祇進去參觀了一週，但在回程中則在那裏住了一宿。在第二次到那裏時，我方得到細細觀察四周風景的機會，覺得這地方實是全路中景色最為美麗的地點。吃飯的時節，從窗戶裏望出去，山坡的房屋一層一層的斜低下去，襯着遠處的山峯，真像一幅圖畫。那些山峯雖沒有大理和下關兩處那麼雄偉，但山色在一日之中隨着太陽光的強弱而生出變化，忽而是五彩的，忽而是紫的，藍的，青的，直到旁

晚時的晚霞色爲止，變幻不定，異常好看。我們看了又看，真覺得戀戀不捨。我敢說，在戰事終了之後，歐美的游客大批到雲南來旅行的時節，這家保山的旅店，必會門庭如市，如埃及國開羅地方的歐激特旅館一般聞名全世界的。在我看來，這地方的風景實是不亞於香格里拉，大可媲美呢。我希望將來再有一天能到這裏來重賞這稀有的美景。

但爲這家旅館來打算，他們最好須裝置一隻從停車處上去的電梯，因爲山路很陡，極難行走，即使是一個長跑健將，走完這段路時也會氣喘吁吁，覺得異常吃力的。

我們很難捨地離開了保山城向前進發，盤上山嶺到達了怒江東岸上的山谷。這怒江發源於希馬拉亞山，江流長有一千餘哩，千百年之前即以爲患於地方而著名。從高出海平線七千餘呎的山巔上向北面的山谷中遠望過去，前面好似毫無止境，直可望到西藏。但這裏的下山之路最爲陡峻，下去就可到怒江的橋邊，在短短的一盤路中，斜下去的高度竟有四千餘呎之多，令人在朝下觀望時，非常之害怕。

在馬可孛羅之時代，他卽已知道這處山谷裏邊的情形之惡劣，所以他的書中說：『這

裏是一個山嶺之區，所以崎嶇不平，遍地都是森林。在夏季中，氣候非常鬱悶，令人難受，以致行商旅客都須預先避去，以免死亡……向東行去是一個下斜的山坡，行程需時兩天半，一路上簡直沒有人烟。下山之後是一片大平原……再向南去，將近印度的邊界便是緬甸省，這一段路程需時十五天，沿途也不見人烟，祇有許多象，犀牛，和別種野獸出沒的森林。』

這段下山的路程，以前需那麼許多天的工夫，現在已經縮短到幾個小時。但氣候的鬱悶則依然如舊。據說這山谷裏邊是個鬼魅出沒的地方。每天一到下午，天空中滿佈着烏雲，下面的羣山漸漸的變為昏暗，直到漆黑的如深夜一般。從古代以來，中國人即相信這山谷中藏着惡鬼：這種低源中的悶熱氣候和每年因瘧疾而死去那麼許多的人，無怪人民要說是鬼魅在那裏作祟了。我們因多聽了這種傳說，所以在踏進這個區域時，也免不了有些同樣的感覺到。中國人簡直不敢在這裏居住，所以山谷中竟是一片荒涼，數十哩中毫無人跡，祇有少數幾個苗人，因為他們對瘧疾的抵抗力和對酷熱的忍受力較強，還能勉強住在裏邊。我們走過一段盤旋的山路之後，便漸漸的望見怒江橋，並看見那條大

江如銀魚一般，曲曲折折的流過山谷。據中國人所說，江中藏着一個水鬼——形如一條浸透的被單，遇見有人在江中游泳時，即會將那個人包裹起來，沉入江底。有人試行解釋這個迷信的理由說，從高嶺上較涼爽之處下來的人騾，一走進這個酷熱的區域自然覺得異常難受，當然紛紛的要跳到江水中去冷浸一下子，但因長途旅行之後，四肢已經疲乏，到了水中之後不免要腳抽筋，因而自然要溺死了。但我寧可相信鬼魅作祟之說，因為這個黑暗的山谷，實在是一個陰森的鬼世界。

江身的闊度，各段不一，最闊處有八百呎，最狹處則為三百呎。過橋之後——橋的造法和瀾滄江橋相同——我們又走上了山坡，不多一下工夫即到了七千二百呎高的山巔，於是我們又得舒一口氣，呼吸一下清涼爽快的空氣，這真等於從地獄上升到天堂。美麗的鄉間景物又展開在我們的眼前：那些山民的村居附着在山腰上面如同燕子的窠一般；稻田裏邊是一片青葱；西下的太陽映在村居的屋頂上，如照在洋鐵鍋子上面一般，反射出奇異的光彩。

但是在天光漸漸的變黑時，忽然下了一陣大雨，在這段路上，我們尙是初次遇雨。冷

霧又繼着大雨而來，這時我們的車輪上並沒有加練子，冒着險在山路上滑下去，幸而居然平安無事。至八點鐘時，我們已疲倦不堪，幸虧已經到了龍陵，這一天我們共行駛了二百多哩的路程。

細雨下個不停，城中所僅有的一條街上，雖是名爲用石子舖成的，這時已泥濘不堪，最深的地方竟有二呎餘的泥漿。我們的車子在泥水中行駛過去，直到街的那一盡處西南運輸公司分站的所在。站長是一位中國青年，他很客氣地引導我們走進一間屋子，我們即在屋子裏的帆布上睡了一宿。

次日清晨，雨已停止，我們繼續前行，經過芒市直到遮放，走了七十餘哩，一路平安無事。但在這兩處城中，運輸軍火的卡車，滿車塗着泥漿，擁擠得真是可怕，我們在芒市看見數十輛，在遮放則竟有二百輛左右。有幾個活潑而受過教育的中國青年，在那裏充任行車指揮員，看見他們正在極盡能力地疏通擠在一處的車輛，但似乎不很有效驗。

我們離開了遮放之後，已漸漸行近緬甸邊界，不久之後，我們已駛進龍川江的低濕山谷，龍川江的一頭在雲南境內，成爲滇緬兩處的天然分界線。由於這山谷的像形，土人

稱之爲『黃金角』。這天的午時，氣候甚爲潮濕炎熱，公路循着小山的坡盤旋而過，我們再向下望那低濕的山谷——土人稱之爲『老虎窠』——據那裏的人所說，因氣候之惡劣，每年因病而死的人很多。又據說，這裏的瘧疾是非常之急性的，有時被染的人竟會沿路倒斃；國際聯盟因知道了這種特別的病情，已在那裏設立了一所療養院，以爲研究之所了。

到了午後，我也覺得熱極難受，猶如喝醉了一般。我不懂保羅怎樣居然還能睜着眼睛向前望着開駛我們的汽車。我則眼睛已經模糊了，道路在濃霧之中似乎在那裏跳躍，澤地邊沿的叢草矮樹，似乎都在那裏擺動，幻成活動的人形，看去竟好似十分疲倦的築路工人。

我大概曾在汽車中打了一個瞌睡，做了一回夢。我好似看見眼前有許多個襁褓半裸的苦人，強睜着倦眼，呆望着我們汽車的經過。這時，在我竟像這些幻像中的人物乃是真的，而我們的汽車和所行的公路則反是夢中的幻景。一會兒又好似這裏並沒有什麼公路——這些襁褓帶着病容的人們好似正在那裏築路。他們一面工作，一面好似搖搖地要倒

下來。我又像看見這羣人中果然有幾個相繼倒在地上，一動也不能動。工作因此鬆懈下來。其餘的人們看看那些已死的同伴，又彼此互相望望，忽然之間，一齊都現出驚惶之色，拼命狂奔，似乎要想快些離開這個鬼祟之區。

我要想向他們呼喊：『這條路大概是永遠造不成功的吧？』但我其實並沒有發出什麼聲音。

我好似又聽見一隊兵丁向這條未完工的公路走來，他們越走越近，我已看得清楚，竟不是男子而全是女人。她們也滿身襤褸，衣履不全，但她們較爲年輕，樣子也較爲壯健一些，她們駢着肩，向前進行。在前領頭的是一個魁梧的農家女子，她長得並不美麗，但很强壯，粗手大脚的十分精神。她身上也穿着破衣服，臉上滿佈着疤痕，但容色很堅決。她的眼珠並沒有什麼亮光，但好似蘊藏着怒火。她走到未完工的路上之後，即動手工作。她沒有發什麼命令，但其餘的女子都已自動的動手。在她們的堅決的工作之下，路面漸漸的造成了。這就是滇緬公路啊！

『保羅！』我興奮地喊着他說：『看哪！這公路已造成了，竟是女子造成的啊！』

我的喊聲使我從夢中驚醒。我在汽車中直起身子向四面望望，但眼前並沒有人影，依舊祇有保羅，舊家，和我三個人，駕着一輛小型的福特汽車，在這空曠的路上向前行駛。以上這些時間中，我竟是在夢中呢。

『我大約已做了一個夢，』我說：『我明明看見一大羣中國女子在造這條公路。』

保羅對我望望，笑說道：『這並非完全是做夢，你難道忘了梁斐列斯在昆明的時節所告訴我們的那個故事嗎？難道忘了那個農村女英雄六姊在男子們多數已經因患瘧疾而死亡之後，徵集了許多女子去繼續工作的故事嗎？這公路確已造成了，但路上似乎尚缺少一件物事，卽一塊紀念那位女英雄的石碑。』

『對了。』我說：『應該有一塊花岡石的碑，臉上應有疤痕，並且須註明「完全中國製造」字樣。』

『這省份裏邊的男子，他們的牙齒都是黃黑色的。但是婦女們則担任着照管馬匹的事——他們住在最崎嶇的山村中，住在最惡濁的空氣中。』

我們到達了邊界的畹町村：村中間的一座關門，就是中緬的分界處。在關門口，有一

位穿着制服的稅關人員來驗看我們的護照，驗後即放我們過關，隨即有一位穿着土著制服——頭包捲布，身穿黃斜紋布制服和短褲——的緬甸官員來向我們問幾句話。中國人進出這關口時是無須護照的，他們常在緬甸種稻的時節，紛紛前去幫工，待田工完畢即重回中國。這時舊家似乎被人輕視了，所以他在後座裏邊將身子更往下挫一些。我們終已到得緬甸了。

緬甸劍舞

我們又前行了約兩小時之後，到達了這條公路上第三條重要的橋樑——據我們後來所得悉，英國人稱之爲『六十九哩橋』。橋墩下的旁邊豎着一塊木牌，牌上祇有一個字，但這個字是很有指揮力的，它就是一個英文的『停』字。這種英文字，我們已有許多時候沒有看到，因此在這裏看到時，竟引起我們的思家之感。

我們又向前行駛了一小時，那一個字始終還在我們的腦筋裏縈迴着不已，英文字確是偉大的，尤其是在遠離祖國的時候。

我把一張公路路線圖攤開在膝頭上，仔細觀着。『照這路線圖看來，』我說：『我們似乎離開古開已不過五六哩之遙，但不知這是一個何等的去處？』

『我猜想或許不過是一個小城市罷了。』保羅答說：『我們到了那裏之後，以下的路

程不過兩三小時的工夫，就可到達公路的終點臘戍地方了。但我們也須在古開停留一下子，加灌汽油，車箱中的汽油，或許已經不夠供我們到臘戍之所需了。」

『無論汽油夠不夠，我們今天晚上似乎總趕不到臘戍的。』我縐着眉頭說：『你看那雨又下了。』

『是的，但這或許不過是陣雨，一會兒也許就會停的。你應當知道，我們如若能在今晚趕到臘戍，則我們這次行車竟是滇緬公路開放以來行車快速的最高紀錄哩。』

我沒有工夫回答他的這句話，我祇喊着說：『你看這雨哪！這是暴雨啊！』舊家的後座上面並沒有車篷，這時為大雨所浸，使他發出呻吟。

三分鐘之後，公路已變成了一條河流。路旁的熱帶植物受了大雨之後，發出一種蒸汽，佈滿了空中，使我們的眼前一片模糊。汽車忽左忽右的很艱難地向前行駛，保羅差不多已用盡了全身的精力使汽車不滑到路面之外去。不久之後，汽車轉了一個灣，但在車頭的探照燈之前，這時忽然出現了三大堆的稻草，而且好像是架在空中的。

『保羅，子細些！』我大喊着說：『前面有幾個稻草堆啊！』

『奇了，稻草怎麼會堆在公路的中央呢？』保羅一面嘖咕着，一面趕緊使用掣動輪，車子幸而居然及時停止。

那三堆稻草這時忽然都掉了一個方向。我們仔細一看，原來實是三大捆乾草，由三個婦人用頭頂着，乾草是用繩子纏着繫住在額上的。這三個婦人的樣子極為奇特，是我們所從來沒有見過的。她們的身體長而瘦，眼睛裏露出詫異驚惶之色。她們都穿着破的藍布衫，胸前已破成布條，連兩隻奶子都遮掩不住了。這時她們的破衣已經被大雨所濕透，衣片都已緊貼在肉上。她們因為頭頂上的載負很重，所以身體都僵着，似乎都已是很吃力的樣子。她們呆立着，注視我們的車子，似乎已害怕得不能移動寸步。她們的嘴都大張着，我們看見她們的牙齒倒都是潔白的。我們一轉念間即猜到這幾個婦女一定不是近處的居民，而必是從遠處走來，偶然經過這公路的，因此她們大概從來沒有見過汽車，因而覺得非常之詫異。

當我和保羅跨下車子時，她們依然像受驚的鹿一般，一動也不動。我們漸漸走近她們的跟前，她們祇以惶恐的眼光對我們望了一望，依舊轉過去呆看着我們車頭上的燈

光，似乎是她們生平所沒有見過的事物。但其實我比她們更爲驚異——因爲我雖已旅行過六十個國家，然而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原始人種。

她們始終沒有開過口。忽然之間，她們竟似一羣羚羊受到一種神經上的警告一般，一齊掉轉身軀，頂着重負，飛奔地離開了路面。她們的舉動和野獸一般的輕捷，瞬息之間，已經走進路旁的竹林中，隱沒不見了。

『嚇！』保羅一面喊着，一面用手擠緊了他的硬領，以免雨水向頸子裏邊流了進去。『我曾聽人講過許多種不同的緬甸女人，但沒有一種是像這個樣子的。』

我們重新跨上汽車，向前進行，心裏還在奇怪這些究竟不知是屬於哪一族的土人。這時雨已小了一些，但當我們到達古開時，又是一陣傾盆的大雨落了下來。

我們在大雨中穿過了這城市裏的唯一大街，找尋汽油站的所在。因爲已在緬甸境內，所以我們已沒有西南運輸公司的站頭替我們沿路加油。即使找到了汽油站，這時我們也須用現錢購買了。

這一條大街，也就是滇緬公路中的一段，長約四分之一哩，兩旁緊排着土人的店舖和

茅屋。店舖大都是印度人所開設的，店舖的屋子大都用洋鐵皮做頂，雨點落在上面發出攞鼓般的響聲。店裏的印度人都盤着腿坐在各種聽子的上面，這些聽子，其中有汽油聽，有餅干聽，花色甚多，種種不一。他們穿着黃，紅，綠色的寬大褲子，看過去好似裹着一方被單，樣子真有些像裹着披衣的印度偉人甘地。

我們的車子停在一家較大的店舖之前。舖子的階沿，比路面高出約三呎。我們從它的大門望進去，即看見裏邊有四聽汽油，一個肥胖的印度人就坐在這些汽油聽的上面，由一個年輕的土人在那裏替他按摩兩腿。

『你可有汽油出售嗎？』我用英語問他。

『你所需要的必能供給。』那印度人用一種牛津大學式的音調回答。

汽車上的油缸加滿之後，我拿出一張一個金鎊的鈔票付價錢。那印度人這時依舊坐着沒有動，對我的鈔票看看，向我搖搖頭。

『這是什麼東西？』他問我。

『這個嗎？這就是英國的一個金鎊鈔票啊。』

『這裏是用不通的。』他嘆口氣回說。他提起他的左腳跟，讓他的僕人按摩着，接着說：『這裏是祇用羅比的。』

我很爲懊惱。『何以人山主任說一鎊的票子必可通用的呢？』我向保羅說：『難道我們還會看到法郎票在印度支那不通用嗎？』我又回身問那個印度人：『那末，我們可到那裏去兌換呢？我身邊祇有金鎊票和中國票。中國票子你可以接受嗎？』

他很閒暇地笑笑，他似乎正在儘量的享受按摩的樂趣。『很抱歉，』他連眼睛都沒睜開，向我說：『中國票更不知金鎊票。』

『哪裏可以兌換呢？』我再問他。

『誰知道呢？』他噤咕着說：『也許從那邊小山上的』一位白種人那裏，可以換得到。他就住在「休息平房」的旁邊。』

這時又一陣暴雨傾盆落下來，連說話的聲音都幾乎聽不見了。

『休息平房嗎？』我大聲問他：『那裏可以寄宿嗎？』

他睜開眼向我望望，似乎已知道我並不是一個土著。

『你可以去寄宿的。』他斷定說：『你是一個白種人啊！我則是他們所不肯容留的，但我也不能去。我在此地很快樂，我尤其喜歡這種按摩。』

說完，他又閉上了眼睛，收取售價這件事，好似並不在他的心上。我回到汽車旁邊，將這個胖子所說的話盡情告訴了保羅。

『那個白種人不知究竟是誰，你也猜得出嗎？』我問他。

『他必定是一位英國政府派駐當地的官員，』保羅猜測着說：『我相信他必是住在此地的，他所管轄的必是這個北區。』

這時的雨大得詫異，真像瀑布一般的衝在洋鐵屋頂之上，街上已闕無人跡。

『我們不必再談什麼趕到臘戍，和造成最高速率紀錄的話了。』我說：『現在我祇想走進休息平房，讓我換去身上的濕衣服，並喝一些酒。』

『極表同情。』保羅說回。我們的汽車在大雨中緩緩地行駛了五分鐘，已到達了那印度人所說的房子。車頭的燈光照見房子的前面有一片很好的草地，四圍種着花草和一排很高的月桂樹。房屋的本身，四周滿佈着常青藤，極像在英國塞雷地方所見的房屋，使

我們覺得好似錯走到了英國去。我們在大門前停車，捺一下門鈴。我初料來開門的必是一個土人，但竟不然而是一個身材很高大的人，他含笑向我們招呼。

『對不起，請問這裏可就是休息平房嗎？』我問說。

『不，這是我個人的住宅，那平房還在數百碼之外。但儘管請進來，剛巧可以和我同吃晚飯。』

『那末我們弄錯了吧？』我囁囁地說：『我的名字叫斯密士。但是……』

『我名叫勃蘭求爾，是長駐此地的官員。』他伸出手來招呼我說：『請進來吧。還有同行的人嗎？我非常之歡迎。』

他回頭招呼立在他身後一個赤足穿白色衣服的土著僕人，用土語吩咐了他幾句話。這時保羅·梅耶也走過來了，我們的臨時主人看見之後，似乎非常之欣快。

『我請兩位必須一同來和我共殮。』他說：『如若沒有這一場大雨，也未必會有佳客光臨的。今晚你們兩位當然在平房裏去過宿了。我的僕人阿摩自會引導你們，並替你們佈置一切的。那邊我還有一個管家老僕，可惜他不時要打瞌睡。我們這就算講定了——』

那末，我們在八點鐘吃晚飯。」

阿摩撐了一頂極大的雨傘，遮着我們回到汽車旁邊。舊家依舊蜷伏在後座裏邊，拿一頂雨帽遮住了腦袋，祇露出兩隻眼睛。這時他兩眼注視着阿摩手中的大傘，顯然是非常的妒忌，後來我才發現他從這天為始，一直在那裏盤算買一頂更大的傘，以為不如此便是虛度此生。

我們依舊回到車上。阿摩擎着傘，立在踏脚板上引我們到休息平房的大門之前，開了鎖推門進去——因為勃蘭求爾已經說過，這條公路上經過的人很少，祇有這天來了我們這幾個客人，所以大門是永遠關鎖的——又到各房間裏邊去點起油燈來。

我們知道我們已走進了一個亞洲的神奇之境。這裏有兩間臥室，每間中有兩隻眠床，另有一間客室，兩間浴室，和一間廚房。床是四柱式的大床，傢具很堅固，窗戶很寬大。房間裏邊非常之清潔，這般好的屋子，這晚上竟為我們所佔有了。

當我們在四處觀察之時，那個管事老僕也走來了。他赤着雙足，卷頭布推在腦後，他的年齡已很高，並不會說英語。他一手拿着一盞燈，另一隻手拿着一本書。他將書放在

桌上，用棕色的粗手指指着貼在書面上的一張通告，似乎叫我們看看。通告上的話很爲簡單：上面說旅客可以隨意居住在這所平房裏邊，不論久暫，不過如有長官到來，則旅客必須讓出。下面附着一張宿費表——宿費每天若干，燒火若干，水費若干等等，都是以羅比爲單位。通告上又請旅客在動身離去時，自己結算旅費，付給管事老僕。一切都是極其簡單的。

我們連忙脫去濕衣，各占了一間浴室去洗澡。浴盆是一個木製的大盆，老僕提了一小桶熱水倒進盆去，又回去取第二桶。他似乎每次祇燒一桶水，所以非常之慢，等到浴盆裏已有半盆水時，先倒下去的水已不十分熱了。在這鄭重的浴水倒進盆裏時，舊家已和阿摩將我們的行囊從車子上搬進屋裏，我們即拿來攤在床上，並取出乾燥的衣服，以便替換。我們很舒服地洗了一個澡，我的澡盆，其大小適合我的身材。老僕曾留下幾桶冷水在旁邊，因此我從盆裏立起後，居然還將冷水如淋浴一般將全身衝洗了一下子。這裏簡直是天堂。

我穿好了衣服之後，在各房間裏閒走，即看見有一處牆上貼着一張佈告，是一張專對

行獵者而設的通告。上面說：『犀牛，獾，水牛，和米松牛都經特別保護，除了持有總督的特許證者之外，無論在什麼時候，一概禁止獵取。』我心裏想米松牛倒底不知是怎樣一種動物。我又讀下去：『雌的羣牛，賽恩，泰明，和豕鹿也禁止獵取。』但佈告裏邊又說明，這種動物的雄者則除了在某些指定的區域之外，其餘地方並不在禁獵之列，長年可以獵取。

保羅在我的肩後接着讀那張佈告：『雌的和雄的塞羅並高雷爾，祇准在七月一日到十月一日的時期內獵取。』

『賽恩和泰明！』保羅說：『這些鳥名太奇怪了，不知究竟是什麼樣子的？』

『這些都是獸類，而並不是鳥類。』我答：『至少我的意見是如此的。也許都是屬於神話時代的動物。你不記得馬可李羅所說的一種森林奇獸嗎？他說這裏可以看到麒麟。你也喜歡遇到一隻麒麟嗎？』

『那末你也喜歡碰到一隻雌的米松牛嗎？』保羅回報我。

『她如有一二隻塞羅和高雷爾在旁陪伴着，則我當然很願意碰到她們。』

『不要多說廢話了，不要耽擱了吃飯的時候。』

阿摩照舊撐着大傘，送我們上汽車。到了住宅之後，我們被引導到一間客室，裏邊的傢具很是講究，四面的牆上滿掛着加欽土人——即住在這一方的土著民族——的手工藝品如：異常精工的織物，料珠所穿成的手袋，銀器，軍器，和彫鏤品。腦門·勃蘭求爾看見我們對這些物事很是注意，面上露出笑容，一面很有耐心地一一答覆我們雜亂無章的問話。

一個穿着白色衣服的侍者，送進三釀酒。我對保羅看看，笑着向主人解釋說：『一小時之前，我們是渾身濕透。尙不知哪裏去過宿。我吵着要趕到臘戍去。那時我所渴望的是乾燥的衣服和一杯美酒，不料現在都如願而償了。』

勃蘭求爾含笑回道：『期望原是一樁好事情。至於我呢，我渴望着有幾個客人，會爲這時節必不會有客人來到，不料一來竟有兩位，這真使我喜出望外啊。』

他引導我們走進殮室，殮桌上安放着一個銀燭台，和一瓶鮮花。我們一面吃着菜，一面不絕的稱讚味道之美。主人含笑說：『實不相瞞，除了鷄外，其餘都是從本國運來的

罐頭食品。」或許是實話——但我很羨慕他廚師的手段高明。

腦門·勃蘭求爾代表英國政府所管轄的區域，共有九千餘方哩。他熟悉這北部山區的民情，不亞於許·克列福爵士之熟悉馬來羣島情形。在這次可作紀念的聚殮當中，我們靜聽他用簡括的語詞講述當地的加欽民族中的種種奇風異俗，這些都是他在多年僑寓之中所親身閱歷或目擊的。在他講述的中間，我們不過打斷了他一次：我將三小時之前在途中所遇的三個女子的模樣說給他聽，問他這些女子是屬於什麼族的？

「噢！」勃蘭求爾回答說：「這些一定是巴朗族的婦女。你能碰到她們，真是眼福不淺，難得有幾個旅行者看見過這種婦女。」

「巴朗嗎？他們究竟是怎樣的民族？」我又問。

「說起來，這民族是帶着一些神秘色彩的人，散見於山區的各部份，但都是隱居在遠離大道的深山裏邊。亨利·猶爾爵士以爲他們原屬於加侖族；再照他們本族的神話推論起來，爵士的說法很爲近似。但他們的語言和樺族有極其相像之處，樺族的本土離開這裏也祇有百哩之遙，所以我頗以爲巴朗人或許原屬樺族，樺族人都都隱居深山的。他們

有截取人頭的習尚。』

『你在那裏說笑話了。難道在這個時代，世上還有截取人首的野蠻人種嗎？』

『這是實在的事。』我們的主人說：『從這裏向西南方去約在百哩之外，有一大片還沒有由白種人開拓的土地。英國政府以爲這簡直是緬甸全境內，或甚至可說是亞洲全境內，最野蠻的地域。這地方的居民，卽樺族人，比了印度邊省阿薩密的「三角」地族人和那迦山民更爲凶惡野蠻。英國政府稱這區域爲「對之已有政治上的管理權，但還沒有行政權。」這句話的意義就是說：差不多一切聽其自然，不加干涉。我們共有二十四名駐邊境的官員，其中有一員就是駐在這北區邊境，但他對有些區域至今沒有敢進去過。』

『是的，他們的確是截取人首的野人。樺族的男孩子，除非已經親手截下一顆人腦袋之外，他是永遠不能算爲已經長大成人的。他們所住的村子外面大都有成排的大樹，這些樹上的檜枝大都被砍去，但樹上生着奇特的果子——並不是天然生長出來的果子。土人在樹幹上彫挖窟窿，每一個窟窿中安放一顆人的首級。首級上都是皮肉俱存，因爲他們有一種自古相傳的防腐方法，因此，這種首級竟能保持着許多年的原形，其壽命有

時比安放這首級者還要長些。」

「那末你自己也曾到這種地方去過嗎？」

「去過的，我曾被派到那裏去駐過一些時候。」

「你竟不怕這些野人將你的首級割去作爲紀念品嗎？」我睜大着兩眼問他。

「不。」勃蘭求爾含笑回答說：「我是由一百五十名士兵保護着前去的，我自己也日夜攜着軍械，並且不敢任意亂走。其中有些樺族人的區域，是即使由兩倍兵力保護，我也是不願意去的。」

「他們也得到過白種人的首級嗎？」保羅問他。

「不，還沒有得到過。但我確知他們實在很想望得到一個，他們如果能得到，必視爲極其寶貴，而將以爲他們最大的村中最大之樹還不配安置這顆首級了。」

我沉思地摸摸我自己的頭頸。「我將恭或許會想到去那裏作一次游歷，你以爲這事可行嗎？」我問。

「未始不可能。」他答說：「不過須先向總督或駐在仰光的國防軍秘書那裏去請求許

可，方能前去，因為獨立的傣族境內是禁止旅行的。我們常聽人提到亞洲的隱僻去處時，稱之為被文明所遺棄的區域。然而這傣族居地，則並不是一個被遺棄的地域，因為這區域裏邊是始終沒有積極的開拓過。我們常聽人說，世上現已沒有隱僻的新去處可供人們的開拓。這話是不對的，因為傣族居處至今還好像是十分陌生，十分遙遠，如同有些地方在一百年以前一般的。」

「此外你曾在別的地方駐過嗎？」

「我曾經被派在「三角」地和那迦兩處駐紮過。我在每一處地方住過四年，在那個時期中，從來沒有碰到一個白種人。」

「一個人獨居了八年嗎？」我表示驚異說：「這不令人難受嗎？」

「尚不十分難受。」勃蘭求爾回答我說：「那裏的鳥類甚多，在無聊之中，我就引它們為伴。我將米穀洒在洋台上，引它們來吃，習熟之後，它們每天到了時候都自會飛來慰我的寂寞。有些野獸也做了我的友伴，當然不是虎豹之類，而不過是些鹿和小熊，都是很馴順的，也如鳥類一般的很夠朋友。我替它們題了許多英國名字，每天喚着，使我

感覺到祖國好像就在眼前。此外我還有許多應做的事情，例如研究土人的情形，替他們排難解紛，隔幾時到森林中去查勘。我的生活很有趣，所以我絲毫不覺得有什麼不滿意之處。」

我和保羅都聽得幾乎不願離去，但看看時候已宴，方勉強向主人告辭。「倘若二位不急急於到臘戍去的話，」他說：「在這裏儘可多住幾天。你們會知道加欽族人是很有風趣的。」

「我可以將他們攝入照片嗎？」我急問。

「爲什麼不可以呢？你也喜歡看土人的劍舞嗎？我想二位看見了必會感覺到非常之有趣的。」勃蘭求爾說到這裏時即回過頭去向阿摩吩咐了幾句話，方接下去向我們說：

「明天，時間悉聽尊便，有許多個附近地方的加欽族人，男女都有，將用土著的服色盛裝着，到這裏來舉行一次劍舞，以供二位的觀賞。我的僕人就是一個加欽族人，明天早晨他即去傳集。二位明天隨便什麼時候來看吧。」

保羅和我回到宿處，心底裏暗自慶幸，以爲幸而遇到這場大雨阻礙了我們的行程，方

能使我們遇着這樣一位神秘的主人翁。我們很感謝地爬上床去睡覺。這平房的地點高出海平線五千呎，所以夜裏很涼爽。我們睡得非常之甜蜜，連夢都沒有做。

第二天清晨起身時，天上已經雲收雨散，我們踏出去看看昨日在大雨中所未能看到的景物。平房造在一片平地的邊沿，前面就是不斷的青山。我們真羨慕腦門·勃蘭求爾所享的清福。

還不到午時，勃蘭求爾即已引領我們到一片四周栽着樹木的草地，已有許多加欽族人齊集在那裏。阿摩一共喚來四個加欽男子和八個加欽女子。草地的後面立着不少古開村民，印度人，和緬甸人，大約都是聞風跑來看舞劍的，他們對這件事大約也和我們一般當作是一次稀見的盛舉。古開村民都穿着長袍，加欽族人則都是盛裝而來，衣服的面色極其鮮明。女人的裙子是紅色的，邊沿上都繡着五顏六色的花紋和歷世相傳的圖案。她們的腳踝骨處裹着腿布，用馬鬃所編成的帶子如襪箍一般的綁着。她們的腰間也束着馬鬃編就的帶子。她們身上穿着黑絲絨外褂，上面懸掛着各種銀和金屬製的飾具，有些是圓的，有些是方的。已嫁的婦女頭上都用極長的絲絨卷成極大的包頭布，迎面綴着一

方四周用金色料珠盤成花紋的紅布或紅呢。她們的手腕上都套着許多隻銀手鐲，頸子裏邊都戴着銀項圈，有些是軟的，有些是硬的。硬的項圈上面都黏綴着紅色的料珠，這料珠據說是一種膠質所製，加入顏色，待它化硬而成的。她們的肩上都掛着釘有銀製飾具和邊沿上綴着向日葵子的口袋。每一個女子身上所飾的銀器之多，差不多可以沉沒一艘戰艦了。

男子的服裝較為簡單。他們的下身穿着很寬大的布褲，上身穿一件白色的外褂，頭上戴着白色的卷頭布。加欽族人所最寶視的就是他的佩劍。這種劍的長度和騎兵的佩刀相彷彿，劍尖處是方形的，劍背甚厚，單面開鋒，劍靶上以銀爲飾，並有一個銀的擋手。劍鞘是用紋理極細的木料所製，上面包着銀箍，用編帶繫着以便懸掛。這劍好像是很鋒利的，我心想如若獠族人也有這樣的劍，則他們在截取人的首級時，當是應手而落毫不費力的。

劍舞快要開場了。鼓手排在一羣人的最前列。所用的是扁鼓。他們將鼓擊額作聲，有時用手指彈擊，另有一隻長鼓調着其餘鼓聲的節拍。舊家穿了短衣服，在四周走來走去

的看，我已將照相機架好，但他真討厭，常來遮住了鏡頭。

滿身戴着銀飾的加欽女子，這時排成一行，緩緩地環繞着草場行走，男子跟在後面。他們走的時節，微偻着腰，揮舞着兩手，隨走隨跳。

繼而舞劍的人，穿着勃蘭求爾所送給他的黃斜紋短褲，走到園子的中央，其餘的人便向四周遠讓開去。他兩手各持一柄短而鋒利的劍，在頭頂上揮舞，越舞越快，直到後來差不多竟是一片寒光，更辨不出什麼劍影。他的身形也像虎豹一般的敏捷。他舞得越快，鼓聲敲得也越急，那八個加欽女子和四個男子也跳得更為快速。我的活動攝影機搖手轉個不停，看的人也興高彩烈，正在十分緊張之時，不幸天上又佈滿了烏雲，大雨又落了下來。跳舞的加欽男女大呼小叫地停止了舞步，紛紛逃到附近的走廊下去躲雨，女子們跑去的時節多撩起了她們的裙子。

『這不過是陣頭雨罷了；』我們的主人安慰我們說：『稍停一刻依舊可以繼續下去的。』

『我所拍攝的片子，已經夠長了。』我說：『如若可能的話，我極想向這加欽女子們

買一套她們所穿戴的服色——衣裙，銀圈鐲，和一切零碎件頭。」

「這個很容易，你可自己挑選要買哪一個所穿戴的，我自會向她接洽。」

「那一個怎麼樣？」我指點着一個掛戴銀器最多的加欽女子說：「她的銀器爲什麼比別人戴得更多？」

「也許她開始在銀行裏邊儲蓄的時期比別人早一些。」

「銀行嗎？難道古開也有銀行嗎？我不相信。」

勃蘭求爾就笑笑：「其實是一樣的。」他說：「這種加欽女子，她本人就是一引銀行。她並不用襪子做儲蓄盒，因爲他根本是沒有襪子的。但是她們大都懂得積蓄銀子以防飢荒的道理，因此，身上的銀子掛得越多，則追求她的人也越多。這個女子已有丈夫了，你不看見她也戴着卷頭布嗎？未嫁的女子是不許戴這項頭飾的，並且可以從她們剪髮的式子看出來；凡未嫁的女子前額都剪成如法國式的一般前留海。你所要買的這一身衣飾大概已經由她丈夫添增了一些，所以我們不能不先向她丈夫商量一下子。」

「你想他肯答應出賣嗎？」

『當然肯賣的。他大概將加上百分之十的利潤，這又可使他多買幾件新衣的銀飾了；你如若有機會在六個月之後再看見這個女子，則你或許會誤會她的丈夫已掘到一處銀礦了呢。』

過不了一會兒，她的丈夫來了，由勃蘭求爾的一個土著僕人和他磋商了一會之後，交易已經成功，那女子立刻跑進林子裏去，過了一刻即由她的丈夫將一切衣飾包在一起，拿來給我。此後我沒有看見這個女子，因為據我所知，這天她竟是赤身露體回家的。

原始民族

囊尾鎮是造在一座山巔上的，山上的居民能看見兩頭的滇緬公路，各可以望到一二哩的遠近。這是一個加欽族人聚居之處，在周圍二十哩之內沒有一個白種人。

緬甸東部裏邊，加欽族人很多，但他們顯然是在數千百年之前由中國北部遷來的，他們顯然是屬於韃靼種。有人以爲古代時他們的原來住處是在戈壁沙漠，這地方距離遠在南邊的緬甸約有一千餘哩之遙。他們大概是逐漸南遷——或許每年祇遷一哩多路，如此遷了八百年——穿過了中國，直向較爲和暖的地方而去，大概在二百年前，他們走到了這片近熱帶的區域，覺得很爲滿意，於是就長住下來。當他們南遷的時期中，他們顯然已和途中所遇到的原始人種相混雜；但是他們的韃靼種特質至今仍很顯明的，他們的舊日習尚在一千年中並沒有什麼多大的變更。一個人走到這地方去，簡直像是置身於西歷

九三九年的時代當中，而並不是一九三九年。

引導我們到這個深藏在樹林裏邊，茅屋成簇的囊厓鎮去的人，就是那位英國的駐緬官員腦門·勃蘭求爾。如若沒有這樣一個鄉導，則無論那一個旅行滇緬公路的人，決想不到距離大道極近的地方，會有這般一個原始民族團體在。我們從古開的住宅出發，汽車行駛了約半小時即到了一個地點，在那裏有一條小徑通到山上去。我們將汽車停在路面之外，以免阻礙卡車的去路，但並不留下看守車子的人。因為除了卡車司機人之外，這周圍數哩之內沒有一個會駕駛汽車的人，而卡車司機人則決不會來順手牽羊將這汽車開去的。況且即使有人偷了去，他也沒有地方可以出脫它，這豈不是如同關鎖在汽車房裏一樣嗎？

我們爬上山去，即能看見許多如同草堆一般的屋脊，從竹和野棗樹叢中透露出來。當我們走近時，我問勃蘭求爾，囊厓這個名字是否含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囊」字的意義，就是清水——指溪，池，或湖中的水而言，』他解釋給我們聽：『「厓」字則就是虎字的變音。虎字這裏讀作「歇」音。你應記得吉潑林在他的某部小

說裏邊稱一隻大老虎爲「獸汗」，其意義就是「虎王」。因此囊厓這個名字可以譯作「老虎的飲水處」。以前真有老虎從叢林裏邊走出來，在鎮旁的某池中喝水。但二位不必害怕，它已有許多個星期沒有出現了。」

「這個名字，在這山區裏是極普通的。」他接着說：「除了這裏之外，至少還有兩個地方，其地名也叫作囊厓，但因地方太小，所以都爲地圖所不列。」

再前行幾步，我們已到了那個被叢樹所遮蔽的村子。村子中有一條曲折的路，好像就是他們的大街，街上滿佈着赤足の脚印。低而長的住屋散佈在路的兩旁，但房屋都是像水閣一般，用多根長約三呎的柱子撐在空中，因此每家住屋下面都有一個飼養猪羊雞狗的場地，四周用竹籬圍着。撐柱都是粗竹子，屋頂上則都鋪着極厚的茅草。屋子的牆上和撐柱上都掛着風乾的水牛頭和別的獸頭以爲粧飾。屋子前面的場地上，在美國必是一個小花園，但在這裏則是加欽婦女的工場，她們卽在這場地上織布和椿米，一面做着工，一面和走過面前的熟人閒談幾句天。村子的中央是一個公家的田園，四周有竹籬圍着，裏邊種植棗樹和蔬菜。這片田園之外，在那條泥路的盡處，是一大片的鳳尾草和竹

樹叢，向東西兩面如雁翼一般伸展開去，看去真像一幅戲場上的背景。我這時覺得好像是立了一個戲台的前面，台前的幕已經拉起，台下的觀眾都默不作聲，靜等着藝員的演出。

這時我們已走到一所最大最講究的房子面前，它的前院，用柳枝編成的籬笆圍着，迎面有一道竹枝和蘆柴所編成的矮門，旁邊兩株交叉的樹伸出來的檯枝，成了一個天然門樓。一羣村民，老幼都有，齊立在門前，顯然是在那裏等待我們。『噫！』勃蘭求爾說：『這就是招待委員會，他們已在等候我們了，因為我已先派人來知照過了。』

村長走向前來歡迎我們。他的五官四體很像是印度人，但無疑地他是一個純粹的加欽種，因為加欽族人和印度人，山區人民，或別種緬甸族人互相婚嫁是極稀見的事情。村長的兩旁邊排着許多個男女兒童，他們的衣服很素淨，大都穿着黑布褂褲，頸項上套着料珠所穿成的項圈。女童顯然都還太幼小，所以還沒有到「身上開銀行」的時期。

村長發了一個號令，兒童即發聲唱歌。他們的手中都拿着一本小書，但他們並不對書本看。他們的音調越唱越高響，所唱的字眼和曲調似乎是常聽見的，所用的字顯然是英

文——或和英文相類的文字。我覺得非常之詫異，竟止不住去向一個兒童手中拿過他的書來看看。信不信由你，這書本的簿面上印着一行字就是：山特生不變色糊牆紙，而他們所學唱的歌曲實在就是：讚美詩中『引導我們罷，仁慈的亮光』一首。

勃蘭求爾看見了我的驚異神情。『是的，傳教士已經走遍了全國境內的地方，』他低聲告訴我：『不要以為這麼一來他們已放棄了舊日的信仰。我怕自從教士將這些讚美詩遺留在這裏之後，這還是第一次取出來應用呢。兒童們對這些聖詩的詞句和曲調是默記在心的，他並不知道這些字句作什麼解說。這些兒童看去都是柔婉如小天使，但你如驚嚇了他們，則他們竟會像野獸一般咬下你的大拇指來。這些加欽人都還是原始式的，不過你也不必害怕。』

讚美詩唱完之後，村長就向我們走來，手裏拿着一個彫刻極其精工，花紋極其細巧的銀花瓶。瓶中盛的是清水。村長很恭敬地將瓶水倒在一隻杯中，很恭敬地奉給勃蘭求爾，他喝了一口，即轉授給我。

『這是村中迎接客人的古禮。』他解釋說。

『我極想將這個禮節攝入影片。』我喊說：『你以爲他肯從頭再做一遍嗎？』勃蘭求爾就用加欽土語向村長商量。他略有一些驚異的神氣，但似乎爲了順從客意起見，他即將杯中的水重新倒回瓶中。我架好了攝影機開始拍攝；但我忘了將影片接好，以致中途斷片。這時瓶水已經倒在杯中。我託勃蘭求爾再度和村長商量重做一遍。他的臉上已佈滿了十分惶惑的神色，但他仍勉強順從了我們的要求。兒童們重新唱起那首讚美詩。他們顯然是很願意幫助我，但可惜我的攝影機依舊不靈，再度中斷。

我心裏雖然還想作第三次請求，但明知已不中用了。村長現出惋惜的神氣向我望望，很遺憾地搖搖頭，拿起杯水，一飲而盡。

村長陪着我們向村中走去，於是我們得了一看村中房子內容的機會。其中有幾所房子，在我看來，似乎已是非常之寬大，但勃蘭求爾說，在旁的加欽村中還有長約一百餘呎的房子。這些房子和我在別處所見的土人住屋相同，大都是沒有窗洞的，但較長的房子則除了前後均有門之外，其左右兩邊也有開門的。我走到一家後門。向裏面張望了一下，就想再進一步，跨入屋子。

『快止步！』勃蘭求爾喊着說：『這是犯禁的。』

『怎麼了？』我退後一步問說：『難道這間屋子是因染疫而禁止出入的嗎？』

『無論什麼人，都是不許從後門進一間加欽人之住屋的。』勃蘭求爾很嚴肅地向我解釋說：『這後門祇有本人的家中人可以走進去。旁人如由後門進去，即會觸怒這一家家神「那德」。如若犯者是像你這般一個不知道加欽法律的人，則他不過須繳一筆小小的罰款——祇須六個羅比。但如若是一個加欽族人犯了這條規矩——大都是醉後所犯，因為決沒有一個清醒的加欽人會犯這類事件的——則他將被罰繳一二條水牛，或約羅比六十枚，以正他觸犯別人的家神之大罪。』

一個加欽少年，從遠處一所房子裏走出來，急匆匆地在街上跑過去。當他一路經過別人的房子時，他向所看見的人們高聲說了幾句話，而聽見他說話的人都立刻丟下手中的工作向少年所走出來的房子奔去。

『爲什麼這般匆匆忙忙？』我問：『豈是火災嗎？』

勃蘭求爾在那個少年跑過面前時，止住了他的脚步，向他問了幾句話，隨即轉過身軀

向着我。

『我恐怕這是一件未便拍入影片的事情，』他笑着說：『因為這完全是一件室內的經過。這家將有一個嬰兒快要出世。客人因為恐怕趕不上孩子落地時的禮節，所以都急急前去。』

『難道生孩子有加欽族中是如此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嗎？』我問。

『不然，不過這時的禮節是須照加欽的古習舉行的。在嬰孩快要出世時，這家的親友——全村的人民當然都在其內——都須齊集在這家人家的屋子裏邊。屋子裏已預備下兩缸加欽的土造啤酒。一缸由所到的客人當時喝完，另一缸則不許動，必須等到嬰兒落地時，方用着嬰兒的名義請大家喝。但祇許老年人和兒童喝這第二缸酒，少年人是不許分潤的。』

『嬰兒一落下地，即須替他題一個名字。這件事是收生婆的責任，她須在嬰兒離母腹後立刻將名字說出來。他如若遲疑一下子，則「那德」或凶神即會搶先替這孩子題上一個名字，於是這孩子的身體便要一天弱一天，難期長大了。』

『這在收生婆豈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嗎？』我說：『她如若一時竟想不出來，便又怎樣呢？』

『不，這並不煩難，因為一切名字，都有世代相傳的藍本的。收生婆祇須知道這家人家已養過幾個孩子，並留心當時所生的是男孩或女孩，她便能照例題出名字。因為第一個男孩的名字總是恩甘，第二個總是恩囊，第三個恩拉，第四個恩杜，第五個恩丹，第六個恩姚，第七個恩卡，第八個恩金。第一個女孩則名字總是恩高，以下的依着次序總是：恩魯，恩勞，恩杜，恩開，恩加，恩潑利，恩榮，而並沒有別的名字。這裏邊第四個男女孩子的名字是相同的。這十六個名字是從古規定的，所以收生婆祇須知道所生的孩子是第幾個，並留心它是男或是女，便將現成的名字替它題上去即得了。』

『但如若竟有第十七個孩子生出來，則收生婆豈不是須迅速另想出一個名字，方能趕在惡神的前面嗎？』我說：『如若所生是第四個，則收生婆便省力了。』

『在嬰孩落了地，』勃蘭求爾繼續說：『一切都順利時，客人即拿出他們所帶來的禮物如：糕餅，魚乾，水果之類，送給主人，並即用第二缸中的啤酒喝着向主人道賀。這

啤酒很不壞，我也喝過的。」

當勃蘭求爾講述這些故事時，我們已循着原來的泥徑，回向公路。他所講的使我非常之心醉，所以很注意地聽着。但同時我的一半心思是在周圍的青葱大樹上面，它們好似在向我說：『對的，這些話都是真實的。』

『在嬰兒出世後的三天之中，』勃蘭求爾又接下去說：『加欽族的產婦須在床坐蓐，但對於來探望的客人，她可以逞着己意招待。不過在第四天的早晨，照老例她須由村中的一個老婦人陪伴着離開家中，回到村中人取飲水的溪湖去。老婦人帶着一枝長矛，當她們兩人走到將近溪湖邊上時，即由老婦人將長矛擲入水中，一面喊着：「一切惡神趕快退去！」這是一個驅除或許會向產婦和嬰孩作祟的惡神之方法。產婦隨即在水中洗澡，並洗滌身上的衣服，此後即如平常一般去做她的日常工作了。』

『那末她也須忌口嗎？』我問。

『據加欽族從古所傳下來的說法，凡是產婦，都忌蜜和豪豬肉所做的菜肴，說是吃了這兩種東西便易於小產的。』其理由在那裏，實令人難解——難道是因為蜂和豪豬都是

有刺的動物嗎？

『兒女在他們的家庭中可也是重要份子嗎？』我問道：『何以這村中不很看見在門外玩耍的小孩子呢？』

『是的，你的話很對。加欽人的家庭，人丁大都不很興旺。但其不興旺的理由，則是在有許多加欽族所聚居的地方，尤其是在離開大道甚遠的深林之內各地方，不良的氣候和荒野的環境，使兒童的長成極其煩難，不過這一族中確沒有殺害小孩的事情。事實上，加欽人的家中添了一個孩子，於他們很有益處，可以幫他們做工，並可以將他賣給旁人做奴僕，因而得到一筆進款。』

『這族中還有一個自古相傳的奇俗，就是男子必須娶娘舅家的表姊妹為妻。至於姑母家的表姊妹則以為血統太近，故而是不應娶的，犯者以親族相姦罪論。但如若一個加欽人實在不願意和他的表妹結婚，則他也可以向受有損失的娘舅家繳納一筆罰款，取消這件事情。』

『娘舅家何以會受損失呢？他們不能將女兒嫁給別人嗎？』

『當然可以的，不過因為外甥不要她，豈不是打碎了一個穩瓶嗎？在加欽族中，多妻是可以的，但多夫則是不容許的。事實上娶兩個以上的妻者很少，但有時這件事情並不是本人可以完全做主，因為一個做弟弟者，必須在他哥哥死後，娶他的嫂嫂為妻，不論他原已有了幾個妻。即使弟弟堅決不肯娶她，寡婦照例須由夫家撫養。但如若夫家堅決不要他同住，則她方不得已回到母家去，而這件事就成爲一樁極大的糾紛，必須流血或花錢方能解決。』

『他們的道德信條是怎樣的？』我問。

『這件事情倒是很有趣的，』勃蘭求爾接着說：『青年男女在未曾婚嫁之前，可以自由戀愛。各村中都有一種小小的茅屋以供他們幽會的場地。男女兩人做了一些時候的朋友而覺得不合意時，可以自由走散，並沒有人可以阻止他們。他們對於解決性慾問題，極其自由，絲毫不受旁人的干涉，但如一旦有了真真的愛人而結婚後，則雙方都從此不許胡亂交異性的朋友。所以他們祇在未曾婚嫁之前是不貞的，而一經婚嫁則終身相守不再胡行了。』

『你這幾句說話，似乎和你所說女子必須嫁給她的表兄那番話不甚符啊。這幾邊的情形大約是很複雜的，但究竟是怎樣的呢？』

『其實並不複雜，』勃蘭求爾回說：『簡單的說起來，一家之中的男子當然不必個個娶表姊妹爲妻，何況兩家的男女孩子未必恰能人數相同。也許娘舅家是沒有女孩兒的，這種額外的男女自然須向旁家去締結婚姻了。』

『加欽人的酋長可是世襲的嗎？』

『是的，但襲職者是最小的一個兒子，而不是長子。』勃蘭求爾接着說：『還有一件事也是很有趣的。他們雖在山上和谷中都有耕種的田地，但在所有權上，山田的產權是不被人承認的。』

『噢，』我插口說：『那末他們竟是社會主義者嗎？』

『未必盡然，雖然這種田地確是認爲公有的。谷中的田地以種稻者爲多，則都是私有的產業，但是並不許轉讓給外人的。』

勃蘭求爾這時領我走到村子的邊沿，指着公路外面的遠處向我說：『你看見這些山峯

嗎？上面都鑿着石級，並安着竹管以引泉水。」

「他們的田中祇種稻嗎？」

「並不，他們也種烟葉，靛青，玉粟，棉花，和芝蔴。有些地方並種着鴛粟，但這種植物都是種在房屋旁邊的小園地中的。」

「這裏的鴉片貿易很大嗎？」我問。

「從這裏到臘戍的途中，你可以看見幾處房屋的門前，掛着一塊英文的招牌，上面所寫的字是：「鴉片和酒類執照領取處」。」

「但英國法律對於鴉片不是絕對禁止的嗎？」我提出疑問。

「這種其實並不是正式容許鴉片貿易，」他回答說：「至少是由官中統制的。我們明知土人都吃鴉片，無從禁絕，所以不得已惟有有用統制的方法，將有限制的鴉片數量分配給土人，這總較勝於聽其自然。土人採取鴉片漿的方法，至今仍很簡陋的，他們用一種土刀劃開鴛粟壳，把流出的漿汁吸收在一方布上，他們並不用碗來盛。以前他們簡直就將這方布剪成小塊，裝在烟筒斗內燃吸，不過這種吸法現在已經不大看見了。」

『加欽族中也有截取人首或吃人肉之類的奇俗嗎？』我問。

『近來當然沒有這種事情了。』勃蘭求爾回答：『不過據一位在一八九〇年時作過旅行探險的上尉芬登所說：加欽族中有一個支派，其名稱為卡朗加孟人，或稱加瑪人，有一種吃食老年親屬的奇俗。據說在一個男子或女子活到甚老而衰弱時，他的親屬即會齊了將他架在一個極高的竹架子上面，這種竹架的形式和他們用以祭「那德」惡神者相同，然後用長竹竿將他從架子上推下來，他即跌死在地上。』

『嚇！』我說：『這種幽默未免太不近人情吧。』

『親屬便將死者割成爲小塊，煮熟之後，分而食之。舉行這種禮節時，祇有至親和最知己的朋友准許參加。』

間諜嫌疑

腦門·勃蘭求爾招呼我們得非常之周到，使我們有樂不思蜀之概，因此我們在古開竟逗留了三天。第四天早晨，我們很勉強地準備再向前到臘戍去，臘戍就是滇緬公路的終點，距離古開只有五十餘哩。我們在一同早殮時和勃蘭求爾話別。

「我很抱歉，不能夠陪二位同行，」我們的主人說：「我很想介紹二位去見見森威地方我的一朋友騷巴，可惜今天剛值這裏開庭之期，我不能不出席，因此不能分身。這騷巴很有一見價值。」

「騷巴是什麼東西？」我問：「是不是一種瓜嗎？」

「騷巴是山區中一個會長的世襲爵名，」勃蘭求爾解釋說：「它的意義就是「天上之主人」。山區中共有這種騷巴一百多個，不過森威的騷巴最有勢力，並最富。他從他的

人民那裏所徵收的賦稅，每年有一萬金鎊之多。人民對他們的騷巴都另外替他題一個外號，像這個騷巴，人民都稱他爲「苗薩」，意思就是「吞吃鄉人者」。不過這幾天，據我所記得，恰是森威的騷巴入定休息的日子，所以即使前去也是見不到他的。」

「難道他的公務過於忙勞，因此不時須休息嗎？」

「不，他其實無需做什麼事情的，不過依照舊習，不時須有幾天的休息，在這時期之內，閉戶入定，不見客人。」

「這真是一個聰明的法子，這真是一個拒絕他所不願意會見的客人的好方法啊。」

「但是他所居住的宮室，二位很應該去參觀一下子，」勃蘭求爾指點我們說：「森威就是騷巴所轄的區域之首都，地方雖很小，但他的宮室造在一座山頂，所以二位經過森威時必不會錯過。」

我們的行李依舊搬上了汽車，安置在後座中，舊家仍舊坐在這上面。他這時已換上保羅的一套衣服，衣大身小，極不相稱。他原來的衣服是在我們到加欽村中去游玩時，因自己不留心而被雨淋濕的。那天他拉住了一個加欽少女，硬要教她講中國話，她並不願

意受教，糾纏了好一會，以致不留神被一陣大雨把兩人的衣服全都打濕。我們向主人告別，駕汽車駛下山坡，向臘戍行去。

上一天，勃蘭求爾的僕人，替我從山中找來幾個巴朗族女子，我會把她們攝入影片；我把這影片和所攝的劍舞並滿身掛着銀器的加欽女子等影片，一起裝入不漏水的盒子裏邊，希望到了臘戍繼續再拍攝一些景物，那末我這部滇緬公路的沿途攝景便成完璧了。

以下的四十五分鐘裏邊，我們駛過一片較為平坦的區域，和樹木甚茂的小山，天上已佈滿了烏雲，但雨還沒有下來，我們便已到了森威。這是古開和臘戍中間唯一的城市，但其實不過是一個小村子。據勃蘭求爾所告訴我們的話，騷巴的宮室是這地方最為富麗的房屋，但到了之後，才知道也不過是一間石砌的大房子，用有楞的洋鐵皮做屋頂。這地方的神廟其實較能引起我們的興趣，這廟裏邊有着相傳已經數百年的聖水泉，廟屋是完全照緬甸土式建築的，形如羊角，石面上彫着一排一排的花紋和奇像。廟塔頂上都安着用金線織成的籃子。可惜塔旁的小屋都用瓦楞洋鐵做頂，致整個廟屋夾雜了些外來色彩而喪失了一部份的本來面目。

這座古廟的石縫中滿長着青草，許多頭牛都很自在地在那裏嚼吃，我便架起攝影機來攝了一段天然生活的景物。但在我剛剛搖動攝影機的輪柄時，一個肥胖的穿着黃色棉僧袍的僧人忽然從一個較大的棚屋中走了出來，顯然誤會我要將他攝入影片裏邊。我擺手招呼他立得遠些，立到廟的前面去，以便影片的背景可以更爲好看一些，但我的手擺了半天，始終無效。他似乎以爲他那個鐵皮蓋頂的木棚乃是世上最壯觀的房屋，所以堅要立在它的面前一起攝入影片。僵持了半天，我仍只得尊從他的意思，以致使我耗費了二十餘呎的底片。其實我如若拍攝一個用一方舊被單裹着身軀的火車脚夫，倒可以比這個僧人的影片更爲引人發笑咧。

我替他拍好之後，又在廟後面拍了一些景緻，剛剛完事，大雨已下，我和保羅便趕回汽車。在以下一個半小時中，我們竄在垃圾所填築的路上行駛，但這時已經滿積雨水，倒像一條河了。

我們駛到距離臘戍大約還有十二哩時，大雨忽然停止，垃圾路也突然變爲絕好的柏油坦道，這是使我們又詫異又安慰的，我們居然又可以快看到文明的景像了！我們在離開

臘戌約還有十分鐘的路程時，又看到路旁的小山上高踞着一所白石所築成，極爲美觀的廟宇。

這或許是偶然的吧，也許是命運之所指使吧。我們這輛福特車駛到這裏時，機器裏邊忽然發出了怪聲，於是我們不得不停車了。當保羅爬到車子底下去視察機器時，路旁忽然出現了兩個極可愛的小孩，很胆怯地向我們的車子走來。其中一個是緬甸種女孩，另一個則是山區族人的孩子。這緬甸女孩頭頂上梳着一個小髻，從一把艷色的傘底下偷偷地向我們張望。她的同伴則戴着一頂用草編成的闊沿帽子，手中提着一隻竹籃，裏邊滿裝着延命菊花。當我向她們注視時，那山區女孩似乎有些慌張，她突然把籃裏的菊花抓了一把擲在我的足邊。保羅看了，向我微笑。

『她們是特來迎接我們到緬甸去的啊，』保羅說。

『我很願真個是如此，』我說：『但不論如何，這是一件美遇，我們不妨就拿它當作一個吉兆吧。』

機器的動作聲依舊沒有恢復常態，保羅搖着頭說：『我們倘若不能夠趕快找到一處汽

車修理廠，則我們的問題恐怕不單是靠一個吉兆就可以解決的吧。」

我們的汽車勉強向前行駛，經過了一片上邊有幾座小屋的草場，這些小屋大概必是這地方的寄宿舍。過了這段之後，路面漸漸的開闊，兩旁都種着樹木，後面則都是土人的住屋。「我們能夠找到一個汽車修理廠嗎？」我問。

「當然能夠的，」保羅說：「臘戍的地面很小，決沒有找不到的道理。」

這條路的盡處，就是臘戍市的中區，那裏有一個火車站。我們雖已走了七百多哩的路程，看見火車站，這還是第一次。「你可有意思再往前去，直到蠻德勒和仰光嗎？」我問。

「我是不去了，」保羅說：「我甯可回到昆明去，而且越早越好。我以為明天早晨就可以動身。這一場大雨不知道將把路面毀壞到什麼程度咧。」

轉了幾個灣之後，我們已到了一家汽車廠的門前。廠主人名叫霍爾姆斯，他大概因聽見說滇緬公路將要開放商運，所以特地趕來開設這所汽車修理廠的，但不幸商運方面的車輛很少，因此他的營業也很為淒慘。他立刻動手，替我們修理汽車。

『從這裏向北去的車輛很少吧？』我無意地發問。

『除了軍用的卡車之外，別的车辆極其稀少，』他很懊喪地回答：『前幾天祇有一個德國人從這裏經過，他所駕駛的是一輛德國謀西地——本茲牌汽車。他自稱是一個新聞記者。他坐在車中拍了一些活動影片。但他祇到這裏為止，沒有再向前進。』

霍爾姆斯說時笑了一笑。

『你們須知道當一批軍火從仰光用火車運到這裏時，便由卡車轉運到距離這裏約三哩之遙的軍火倉庫裏邊，堆在那裏，另由別的汽車載運到中國去。中國卡車是很少越過邊境到這裏來的。從堆棧裏邊起，都是由這裏或仰光的卡車載到中緬的交界處。有些美國人，猶太人，和別的善於鑽營的人，都有着優先運送這種軍火的預約權利，他們簡直都好似開着銀礦了！』霍爾姆斯說時吹唇作聲，表示他們所獲的利益是如何的巨大。

『再講那個德國人吧。他到了這裏之後，就走到軍火堆存的所在去拍攝影片。中國人看見了很爲憤怒，立刻去報告這裏的警務機關，將他抓了去，將他所拍攝的影片一起沒收，然後揮送他回到仰光。他簡直沒有能夠踏上滇緬公路。你們如也帶着攝影機，我勸

你們還是謹慎爲妙。他們都不願意外人在這裏拍攝影片。」

「除了間諜之外，當然沒有人會去拍攝軍火倉庫之影片的，」我說：「在我不會去拍攝的。」

「你們預備幾時動身回去？」

「明天一早，」保羅回說。

「今天早晨有一個卡車夫到這裏來告訴我說，附近碗町之路，已簡直是一片汪洋了。」

「爲了我們自己起見，我希望這是謠言。」

「我也如此的希望，」霍爾姆斯縐着眉頭說。我猜想他其實很希望我們在臘戍多耽擱幾天，多把一些修理工作給他做。

那天下午，我想出去四面走走，拍攝一些影片，但我必需一輛汽車裝載我的攝影機和附件。因此我就問能否僱到一輛出差汽車。

「這裏也有幾輛叫名頭的出差汽車，都是一些老舊的車子。你決無從知道它走了幾多

的路便會停下來。現在這裏需要出差汽車之處很少，這項生意等公路確已開放時或會發達起來也說不定。我也爲此在這裏苦熬着機會。」霍爾姆斯苦着臉說。

「請問這裏有兌換羅比的地方嗎？」我問他。

「我祇知道臘戍古城裏邊，有一個兌換的去處。那裏有一個出賣火油和汽油的中國人，他整天的躺在坑上和朋友們吃鴉片烟，但他很有錢，大概他能給你們一些幫助。」我回身向保羅說：「今天下午你能把舊家借給我使喚嗎？」

「當然可以的，你叫他同去便了。」

「他此刻在那裏？」我問。

「我也不知道。他也許是立在向蠻德勒去的公路上閒望，在那裏等候一個緬甸女郎和他調情咧。」

我們正在說他時，湊巧舊家露着滿面笑容走過來，他的脅下，挾了一大包不知道什麼東西。

「舊家，你拿着的是什麼東西？」

他把手中的包子輕輕地放在汽車廂的街沿石上，輕輕的打開來，欣欣然拿起來給我們看，原來是從英國運到亞洲的洋傘之中尺寸最大的一柄。

『哈哈！這件東西你從那裏得來的？』保羅問他。

『保羅，這是我的錯處了，』我承認說：『舊家自從昨天被大雨淋濕之後，我看見他非常之不樂，所以我特地給他五個羅比，以便他可以高興一些。其實我給他之後，早已約略料到他將把這錢作何用處。我旁觀他在看見勃蘭求爾的僕人那柄大傘時，他的神態便有些兩樣了。』

『但這是要闖禍的呀。』保羅憤憤地說：『這個傢伙回到了昆明之後，必會拿了這柄傘到處去炫耀於人，這難免要使那裏當僕役的人都會恨極妒極至於要殺死他的呀。』

舊家又翹起一隻腳來，給我們看他新買的網球鞋。他的臉上露出得意的神氣，好似在表示：在買物還價上，緬甸商人碰到了中國經濟家真等於小孩子被大人玩弄了。

於是我們三人便僱了一輛汽車，到臘戍舊城去找那位煤油大老板，以便向他兌換一些通用錢鈔。那汽車還是一九二〇年的古物。

我們看見他的舖子裏邊，有許多人躺着吸鴉片烟，但本人則剛巧坐在那裏。我們就向他兌換了一些羅比。他真是一個愛國的中國人，他拒絕收受我的金磅票，甯可揀取了我所有的中國銀元。

我們回向臘戍市。在途中，這輛古老汽車竟一連拋了三次錨。每次都由司機人掀起機箱的蓋子，手忙腳亂地修理一陣子才又勉強前行，但走不了數百碼之遠，它的老毛病又發作了。

市場裏擠滿着緬甸人，印度人，和少數的加欽人。我又看見兩個年老的巴朗婦人，盤腿坐在路旁，面前擺着一盤鳳仙花出賣，但是鳳仙花在緬甸是很尋常的，它正如蒲公英之在紐英倫牧場，遍地野生，所以她們的生意未必很好。這市場裏的店舖，其情形和內地土人的區域相同，都是極其破矮狹小，貨物胡亂堆置，絲毫沒有秩序；有些賣五金器具的店舖，它裏邊的人物所穿的衣服頗為好看，但因緊捱在他頭頂上的屋頂一律都是有楞的洋鐵皮，便失了美觀。這地方並不很高，故氣候很為悶熱，尤其在看見印度人敞開了寬大內衣招風時，更令人有着一種熱不可耐的感覺。

市場的背面，排列在街旁的都是土人所開設的店舖，架上和櫃上，都陳列着英美兩國的貨品，從享茲和台爾孟牌子的罐頭食品直到飛力脫殺蟲藥水和附帶的噴筒，還有亨得萊帕瑪牌子的餅乾。市場裏邊出土貨和這些光彩耀目的洋鐵罐頭比較起來，自不免大為遜色。這些土貨裏邊無非是：油膩的糕餅，繃了皮的水果，切得不整齊的肉類，滿佈着蜘蛛絲的蔬菜，零頭布，和最低次的棉織品，暗淡無光的銀飾品，顏色已經發黑，幾乎辨不出是銀子所製；偶爾也有幾隻加欽人所製的艷色手袋，但因已經積滿了塵土，也不復具有美觀——這些都沒有使人留戀的地方。這裏的土種婦女大都蹣跚着腿坐在地上，她們身上大都穿着黑色的衣服，上面並沒有什麼銀飾，所以並不像我們在古開劍舞時那些婦女那麼的神氣高貴。

我在通到火車站去的那條路上，架起了我的攝影機，擬拍攝一段市場的景物。一輛牛車，由兩頭疲乏的牛駕着走過我們的旁邊。這使我記起吉潑林的短歌裏邊所述的一個故事。那故事說：離臘戍不遠的某地方，蒲達東在『一頭瑪瑙色眼睛的白牛觀看着靈魂從死人身上升起來時，』頃刻之間殺死了好幾百個人。現代的文明當然已經阻止了這種六

十年以前的慘劇，所以這種事現在當然也不會再見了。這輛牛車因看見一輛雪佛來牌子的汽車開了過來，便緩緩地讓在一旁，汽車上所滿載的是新近運到仰光的步槍……

我拿出一盒未曾用過的底片，把封盒口的橡皮膠帶撕了下來，拉直了好好的放在地上。一小羣土人已經聚集在我的旁邊，觀着我的動作。當中有一個臉上只露出眼睛的印度浪人，偷偷地伸過一隻手去撫摸我所慎重放在地上的那根白色帶子。他的手剛觸到帶上時，已和帶子膠黏在一起。他非常恐懼，立刻把那隻手亂甩，想把這帶子甩去，但越甩越牢，使他更加窘懼。其餘的人看見這種滑稽的樣子，都失聲大笑。我聽見笑聲才回頭去看爲了什麼。這時這個小偷兒已窘得幾乎要哭出來。我幫着他把橡皮帶撕下來；橡皮帶剛一離他手指，他便飛奔的逃去了。我希望他經此一番教訓之後，不再來和我開玩笑，但我很疑惑他依舊沒有死心。

我以爲那兩個面前擺着鳳仙花盤的巴朗婦人，很可以攝入影片，但她們都不願意，直待我說了許多好話，又給了她們每人一個羅比，她們才肯聽我的指示，端端正正的坐着，聽我拍攝。這時旁觀的閒人越聚越多，我雖高聲叫喊，命他們走遠一些，但他們都

漠然不理。據我的估計，大概至少有全市民衆的半數聚集在我的身旁。臘戍所僅有的兩輛汽車被這羣衆阻住了去路，不能通過，在那裏拼命的嗽喇叭。我很知道這兩輛汽車其實並不是真要開到什麼地方去，它們不過是藉此以表示一些出風頭的意思罷了。我動手拍攝影片，剛拍到第三軸底片時，又有一輛汽車駛到人羣的前面停了下來。這輛汽車並不嗽喇叭。坐在車中的人跨下車子向我走來。閒人看見他時立刻讓出了一條走路。他也是一個土人，但充滿着軍人的態度。他下身穿一條短褲，頭上戴着一頂童子軍帽子。他一直走到我的面前，他的神氣似乎是鄭重其事的。

『請你原諒，』他用很純粹的英語向我說：『但警察長官要請你到警署去一趟。』

『好極了！』我喊着說：『我本也要見見他。不過須等我拍完了這段底片。』

『你已經得到拍攝影片的許可了嗎？』這童子軍問我，但我則覺得這句問話實是多此一舉。

我祇回答了一個『嗯』字，自己覺得這種答語，有着一種模稜兩可的作用，因為來者終是一個陌生人，我又何必同他多說。

我拍完了影片，收拾起一切器具，好好的裝進箱子裏邊，然後回轉身軀，去對付那位扳着臉的童子軍。

『我已舒齊了。』我高聲向他說。

我警眼看見舊家已混入人叢之中，不敢過來。

我跨上了出差汽車，心裏的感覺，正有些像法皇路易第十六世被人押送上斷頭台的時候。我硬裝出坦然無慮的態度，把座位旁邊讓出一些地位給這位童子軍坐。他跟着跨了上來，使我心裏更覺得不自在。我祇希望我們這輛汽車開不動。但車子並不聽我心裏的使喚，一經司機人踏動發動機時，車子便向前直駛。不到幾分鐘，我們已到了警察署了。

警察署的屋頂上有一座塔，粗看時，和那古代令人畏懼的倫敦塔很有些彷彿。警察署的所在距離大道並不很遠，離市場也不過四分之一哩。它的背後，望過去就是古開地方的高山，後院裏邊有一排矮房，大概就是巡警的宿舍。童子軍的人數好似甚多，樣子都很精幹。先前那位童子軍引領我到警長的面前，他一面孔嚴肅的神氣，我也只好扳着臉

對着他。

『我的部下報告說，你在市場裏邊拍攝活動影片，有這事嗎？密司脫……唉……』
『斯密士，』我說：『我的姓名是尼高爾·斯密士。我是滇緬公路上一個旅行家。』
『哼！旅行家？又拍攝影片？你會經過申請許可的手嗎續？』

這時我只希望保羅·梅耶快快前來替我解圍。舊家會趕去找他，告訴他，我所遇到的意外嗎？但舊家不會這樣有靈性吧，他也許是去找一個緬甸女郎調情去了。我大概須依賴自己的能力去解決這樁事情。

『許可嗎？我真沒有能夠想得到，』我辯說：『請你原諒我，我尙是一個學生呀。』
說着，我把護照上所填的指給他看。

我走遍全球，向人總說我是一個學生。在我的意思，即使到了六十歲時，我倘若出外旅行，我也仍必以學生自居。『學生』這項名目填在護照上時，似乎最不惹人注意，最為自在。

警長縐着眉頭看護照。『你是單身旅行嗎？斯密士先生。』我猜想他必定以為我應該

有一個保護人，或一個教習和我同行。『你可有人替你作證嗎？』

『有的，有的，』我趕緊回答說：『美國領事，駐昆明的領事保羅·梅耶可以替我作證。』

『他遠在昆明啊，叫我如何去找他？』警長毫不容情地說。

『他現在在汽車修理廠裏面，和霍爾姆斯在一起。』

警長喚過一名下手，告訴了他幾句話，那個人便走了出去。我們暫時都默默無言。我呆立着靜靜的等待，那時的空氣很緊張。三分鐘後，那個派去的人回來了，但並沒有看見保羅同來。我頓時着急起來。那手下用一種我所不懂的語言和警長說了許多話。保羅到哪裏去了？難道他遇到了意外？或是突然中了熱帶病症？

警長露出了一臉的怒容。『汽車修理廠裏並沒有什麼人，』他厲聲向我說：『霍爾姆斯並不在那裏，也並沒有什麼保羅·梅耶先生。對不起，我或許不能不把你拘禁起來。』

我再指指攤在桌上的護照。

「但你必將明白我實在是完全無辜的，」我訴說：「我是一個美國公民，證明這事的文件已經擺在你的眼前了。」

「哼！我不能夠十分相信。美國裏邊姓斯密士的人很多很多。這個姓氏很容易被冒認。不，斯密士先生，我必須把你拘禁。」

他說完之後，便伸手攙住我的臂膊，向公事室外走去。

「我們現在到何處去？」我很胆怯地問他。我覺得這是我所應該問明的。

「到拘禁你的地方去，斯密士先生。簡單說，就是送你入獄。」

剛在這尷尬的時節，保羅到了。他的來到，簡直是火熱的沙漠裏邊的一陣冷風。我大大的舒了一口氣，即停止了我的脚步。

「喂！」我說：「請你等一等，他現在已經來了。保羅，你真是尅準了時刻來的！我已經聽得手梘的響聲了。」

「我正同着霍爾姆斯出去買一聽飛力脫殺蟲藥水和一個噴筒。修理廠裏邊的蚊子實在太多了。我回到廠裏時才知道有一個警士來找過我，因此我便立刻趕來。究竟發生了什

麼糾葛呀？」

我先向警長替保羅作介紹。這時我的心裏自在得多了。即使我仍須入獄，保羅終會替我設法的。但保羅的文件很爲周到充足，那個警長看了也認爲滿意。他現在露出笑容了，拘禁我的念頭也頓時化爲烏有。他祇拍拍我的攝影機。

我「也很想投身於電影界，至少在影片裏邊出現一次，」他說。

「這容易得很，」我回他：「我替你拍一段片子便了。」

「那末請稍等一會，我將喚了我的兒女出來，一併拍進去，」他說。他手下的人也都帶了兒女一起拍入影片。因此，這所警察署頓時竟變成了一個幼稚園，紛紛擾擾的只見兒童，個個嘻開了嘴向着我。我實在感激保羅和美國政府。當晚不到八點鐘時，我們已回到了古開地方勃蘭求爾的家裏，即在那裏吃我們在緬甸最後一次的晚殮，因爲我們已決定第二天早晨即上路回昆明去。

那晚我們睡下去時，天已下雨，並聽得遠遠的雷聲。但那天早晨我們踏進緬甸地界時有兒童擲花歡迎，傍晚離去時又有兒童展着笑容歡送我們，這也可算是運氣極好的了。

大雨傾盆

當第二天早晨，平房裏的印度僕人將我們喚醒時，雷聲還是響個不停。我在中國時，曾在一所古廟裏看見過雷公的容貌，是一個黑臉可怕的神道。他難道真是雲南省和那條駝隊大道——不過現在已經改稱爲滇緬公路——的保護神嗎？我猜想他是決不願意看見外國人在他的地界之內跑來跑去的。他一次放我們安然通過，已是格外的恩典，但這第二次我們可也能倖免他的處治嗎？在這條路向北的去處，他已在那裏喃喃怒罵了。

腦門·勃蘭求爾家裏的最後一杯咖啡乃是我們的上馬杯。這位住在緬甸北部山區裏的白種人真可說是一個慷慨好客的人，我永遠不會忘記他的厚意，在我那頁世界可敬可愛人士的記錄裏邊，他的名字將永遠占到一個特別的位置。

我們上路之後，第一小時裏邊天色已經漸漸的晦暗，等到我們到達『六十九哩橋』時，

全部的天空頓時黑暗得如黑夜一般。我從車窗伸出頭去向天空望望，覺得天上的雲頭已經低壓下來了，其高差不多祇如蒙古包的帳頂一般。又好似一隻大鷲鳥，張着它的大喙，遮在我們那輛汽車的上面，跟着我們前行。

「我們差不多一伸手即可以摸到這雲頭了，」我大聲向保羅說：「這真好似飄在我們車頂上的一個大黑色汽球啊。」

「你帶着別針嗎？」保羅說。

「什麼別針，」我驚愕地問：「保安別針呢還是普通別針？」

「不論什麼別針都行的。我很想拿一隻別針將那雲包觸穿一個洞，以便洪水可以爽爽氣氣的淌下來，而解決了這個悶人的晦暗。」

「你把我們這輛福特汽車當作了什麼東西？當它「挪亞的方舟」嗎？」我說：「你須記得，照着聖經的話，禽獸都是一對一對的走進來躲避的啊。」

「那末，我們替舊家找一個怎樣的配偶呢？」

我聽了這句話，不禁回過頭去望望後座。「啊喲！他哪裏去了？」我喊起來：「他已

不在那裏了。』

保羅立刻把車子停住。我們二人却回頭仔細望一望，才吐了一口氣。原來舊家好好在那裏——但他已蹣縮在後座的下面，上面撐開了那柄新買的大傘，又把遮身的一塊防水布遮蓋在傘的上面，以致我們看不見他的人。我們大聲喊着，聽見他在傘裏下答應我們。

『雨！雨！』舊家說：『我是能夠預料的。』

我們重新前進，駛過了橋，到了中緬的交界處。此後我們即離開了緬甸，進入中國的地界，第一陣的雨點已經打在我们的車窗上邊。這正似防守的人對侵入的敵人所發射的第一排機關槍彈，後面隨即跟着大砲的子彈。雨點打在車頂上發出如擂鼓一般的聲音。幾分鐘後，我們的汽車簡直是在一道瀑布底下行駛。我們看見路旁的竹樹和羊齒都被大雨打得彎了下去。從車窗外望，只看見自天空衝下來的水流。我此刻才了然在水產物池裏，海藻在魚類的眼光裏邊是怎樣的東西。一隻渾身濕透的飛鳥，用力拍着它的雙翼在空中飛過。『這必是一隻「安興迦」(Anhinga)鳥，』我說：『我以前雖沒有看見過

這種鳥，但這必是它，因為我聽人說過這種鳥是專喜在大雨中飛行的。」

保羅祇哼了一聲，並不作答，因為他正忙着做他的事情。

我們的汽車在一呎深的水裏邊行駛過去。我漸漸的覺得我所說那個「挪亞的方舟」的笑話已漸漸地近乎事實。這時我們的汽車並不需要車胎，而實是需要浮橋了。

這種情形一直展長到二十哩路之遠，以下便是兩三個小時較為乾燥的天氣。在美國，我們都稱這種雨為陣雨，是並不稀罕的。

從晚町到遮放共有十三哩路程，我們的汽車緩緩地向前爬行，竟費了一個小時，在遮放時，雨神初次向我們顯出他最厲害的手段。他如小孩用手指止住一輛玩具汽車一般，止住了軍火卡車的駛行，致使遮放這個小地方完全被這種卡車所阻塞。停住在大街上的即有七十五輛之多，停在運輸公司的站場裏邊的又有八十多輛，都是美國製的新車，但在大雨為虐的時候，一動也不能動。站場裏邊的擁擠情形和泰晤士場劇院上市時候的景象相彷彿。三位青年的中國工程師已費了兩整天的工夫想把擠住的車輛疏通一下子，但始終沒有效驗。他們因缺乏睡眠，眼眶都已陷了下去。當中有一個已現出快要不能支持

的神態。他們都是冒着大雨做他們的工作，渾身已經濕透，他們的外衣上，有些地方甚至於已經發現了霉點。

我們兜了一個大圈子，繞過卡車阻塞的一段，再走上公路，向距離四十哩的芒市而去。這一段路程就是天氣最爲悶熱，疫氣最爲厲害的那一段。路上完全是一片滯泥。卡車經過那裏時所留下的車轍已成了巨槽，以致我們的車子的狹小胎輪時時要溜下去，難於行駛。而且路面上還有許多很深的潭穴，滿灌着泥漿，更增加了車行時的危險和困難。我以爲前進已經絕望了，但保羅依舊鼓着勇氣，慢慢的駕車向前。我們剛走不了二十呎的遠近，車上的輪子已突然在泥漿中陷了下去，車子便停住了。

這裏剛巧也有五十餘輛卡車停頓在路旁，司機人等因無法前進只得聚在一起，姑且燒一頓飯吃。我各各數了一下，這批司機共有三十三個人，看見我們的汽車不能行動，居然全體走了過來幫我們把汽車推過這一段約有一哩長的泥淖。我換上了長統雨鞋，在泥溝中向前開路，找尋地面上汽車可以在上面轉動過去的路綫。『向這邊來，』我一路走，一路喊。保羅則『噢，噢』的答應着撥動他的指揮盤。但不料汽車剛一轉動便又陷

入了一個大泥潭。真可感激的，那批司機人再度幫我們把車子推向前去，推的時節，嘴裏還喊出『杭唷』的調子。這時我們所在的地位已在四千呎的高度，那批司機人才揮手向我們告辭，回去繼續吃他們的午飯。以下這段路是下山坡。我們在快到四點鐘時，才到達芒市。

一個人從芒市的街上走過來，告訴我們說：『據說前面的公路上距離約二十哩的地方，有一處已被土崩所覆沒，你們還是在這裏過夜爲妙。』

我對保羅看看，彼此搖搖頭。芒市是可怕的瘧疾最盛行的地方，我們怎敢住夜呢？所以我們依舊前行。

芒市到龍陵的距離是二十四哩。我們行駛了還不到一半的路程，即看見前面果然有一個土崩的地方。有一輛卡車已經陷沒在裏邊，幸而並不甚深。那卡車司機人在掙扎了一會之後，居然又將車子開了過去。我們即跟在它的後面，緩緩的前行，但走了不到一百碼，前途又有了阻礙。這處的情形更爲惡劣，停頓在那裏的卡車有數十輛之多，如長蛇一般的排在那裏，我們的車子則是最末了的一輛。在前面的山坡脚下，一條山溪因被山

上衝下來的雨水所灌，已經成了一條大河，正從公路上攔腰流過。卡車都不敢嘗試行駛過去。

這時大雨又傾盆而下。山坡脚下有一個小鄉村，村裏有着二十餘間的茅屋，卡車司機人都已到那裏去躲雨。我們大約只好在露天過夜了。我們的前途真是異常的黯淡，大雨之中，寒冷澈骨，還恐怕瘧疾要跟着來襲擊我們。我們所停住的地點，其高度約在四千五百呎左右，我這個估計如若不錯，則我們應已處在瘧疾綫之上。但我們並不因此就能放了心。

保羅下了車，向前面的卡車行去，在當中的一輛中居然遇到了一個能講英語的印度籍司機人。他滿懷失望地走了回來。『看上去，我們不能不在這裏過夜了，』他說：『據他們說，前面的山上，距離這裏約一哩之遙的地方，又有一個土崩的地點，而且情形比以前所遇到的更爲惡劣。這個土崩的去處幾時才能夠清除乾淨，沒有人能知道。算了，我們快預備我們的過夜手續吧。喂！舊家！快快走下來。』

舊家撐了他那柄大傘從後座中爬了出來。我們從車中把篷帳和防雨帆布一一的搬了下來。

來，舊家一隻手撐了傘，也總算幫我們做了一些搬物事的工作。我們先把防水帆布一頭扣住在車頂上，一頭繫住在山腳邊的巨石上，做成一個篷帳的頂，但腳底下則仍是一片的水泥漿。保羅把旅行爐子安放在山腳邊凸出的一塊方石上面，用盡方法生起火來。我則把行軍床動手搭將起來。這行軍床的廣告上面說，它是極易於張設的，但我在張設時竟將兩手的皮膚軋破了好幾處，它在張設時哪裏可以稱到容易呢？尤其因為轉節的地方都已被雨水所浸透發漲，即使叫原製人到來，恐怕也未必能『易於張設』的了。

『我們這個篷帳已經占據了整個路面的闊度，』我說：『倘若後面再有車輛經過這裏，怎樣辦法呢？』

『決不會的，』保羅大聲回答：『後來的車輛哪裏有機會可以通過。後面即使有旁的車輛上來，它也只能在這裏等候，總須土崩處的泥土清除之後才能走過去啊。』

『但不知清除要多少時間？那個印度人也有些消息嗎？』

『絲毫沒有消息。也許一天，也許一個星期，也許一個月，都說不定。他說他並不耽心事。這批人你沒有法子催促他們的，因為他們只要有吃有睡，便什麼都不管的。』

天色已黑下來，雨已漸小，但一陣大霧又從山谷中升了上來。它很像蒸汽，不過是冷的。天黑之後，卡車上的燈都點了起來，望過去很像夏天一簇一簇的螢光，一路上斷續不絕，看上去，中國政府的軍用卡車，其大部份已經被阻塞而停住在這個地方了。

『你可知道土崩是什麼時候的事情嗎？』我問。

『據卡車的司機人說，他也是今天早晨才到這裏，所聽到的消息也不一致，有些說是昨天，有些說是前天，又有些說是大前天，終不知道究竟是哪一天的事情，快不要多提了，讓我們弄些東西飽飽肚子吧。』

我們蹲在山腳邊吃晚飯，心裏很爲惴惴，深恐那座山壁或許在我們吃東西的時節突然倒了下來。我們的頭頂上雖已遮了帆布，但仍有水漏下來，直淌進我們的衣領，以致背脊上多有了水。舊家最聰明，他依舊將傘撐着，立在數步之外，身上倒一些沒有打濕。我們吃畢晚飯之後，連忙將身上的濕衣脫下來，這時除了上行軍床睡覺之外，也沒有別的事情可做。舊家決計睡在汽車裏邊。他跨上汽車的時節，已把雨傘撐下，但我料他睡去後，這把傘定是依舊掌握在他手中的。

我睡在行軍床上回想一路的經過，覺得一路多是很富有興趣的，就是眼前的情形也不能算是十分敗興，因為這也是令人興奮的。但前途則頗為可慮。這土崩之處如若無從修理，怎樣辦法呢？大雨如若一天一天的下個不停，又怎麼辦呢？十聽罐頭食物又能維持多少日子呢？我胡思亂想了好半天，後來也不知不覺的睡着了。

大約在夜半後兩點鐘的時節，我的胸前好似壓了一樣極重的東西，其重量真好似一隻大象一般，壓得我幾乎透不過氣。我即大聲叫喊保羅。

保羅用電筒照着我，笑個不停。我起初不懂他為什麼這般好笑，後來才知道頭頂的帆布積水太多，已垂了下來，整個壓在我的胸上。『不要好笑了，』我發怒說：『快來幫我把這水囊移開去。』

我們坐在行軍床上把帆布向上面推去，帆布上的積水從兩旁如瀑布一般的瀉下來。舊家在汽車裏邊，又突然狂叫，原來這瀉下來的一股水從車門的篷裏流進了汽車裏邊了。我們說了許多安慰他的話，才使他祛了我們是在故意作弄他的疑惑。

我被這重量壓過之後，即不能熟睡，剛睡着時便又驚醒。中間我聽得一陣沉重的足聲

向我們臥處走來，我很疑心是一隻老虎。我雖然沒有聽到過老虎的足聲，但因我們是在一個老虎時常出沒的地方，所以不能不作此想。這足聲越走越近，我漸漸的覺得一根長形的東西向我們所張的帆布上推了過來。後來這東西竟把它的頭伸進了篷帳，才看出是一隻水牛。它的角有三尺餘長，而且甚爲尖銳。我聽人說過，水牛最嫌惡白種人，脾氣又很壞，動不動會發惱。我們的行軍床上都張着一頂蚊帳，但區區的蚊帳又豈能阻抑住一隻水牛的進攻？我看見它似乎遲疑不決地呆立了一會。託天之幸，它居然叫了一聲就回身退出。

我又重新睡着了一會，醒來時，天還沒有亮。我和保羅把舊家也喚了起來，將潮濕的衣服依舊穿在身上，衣服因受潮縮小了，以致穿在身上時，骨節都如同被繩索所綁縛一般的受難。我們拆去了篷帳，依舊回進汽車。舊家因爲防雨布已經濕透，現在叫他回到後座去，心裏很是不願意。但我實在有些討厭他，我已打定主意必尋一個機會藏過他那柄大傘。

我們的汽車捱過停在路旁的卡車，緩緩地前進。我們決計親到路斷之處去觀察一下

子，以便看看修理工作是否已經在那裏進行。

我們經過這段山脚後又上了山坡。卡車司機人原已說過路斷之處就在一哩之外，但我們實駛了五哩多路才到達那裏，便目覩了滇緬公路自開闢以來所遇到的第一次大災。

情形是可怕極了。這裏的路面高出水平綫的一哩。路的左邊是一道萬丈的深澗，右邊則是一千五百呎高的削壁。壁上的泥土因被大雨衝洗，都崩落下來，填滿了整個路面，堆得約有三十餘呎高。闊度則為七十五呎。泥土之中還夾雜着圍徑二三丈的大石塊。

我們把汽車停在稍遠的安全地方，步行過去仔細察着。我們走近之後才看出前面還有第二個土崩之處，那裏的土堆雖沒有第一個那樣闊大，但情形也是很為嚴重的，中間還豎着一株和泥土一同衝過來的小樹，剛巧插在土堆的中心，如一株聖誕樹插在一塊大蛋糕上面一般。

土堆的不遠處只有一輛卡車停着。我們走過去看時，車上共有三個印度人。他們是司機人中唯一敢來探險的團體。我們即向他們詢問土崩是幾時的事情，他們回說是兩天之前。

『我們倘若沒有在勃蘭求爾的家中多耽擱四天，』保羅望着我說：『則我們也許剛巧壓沒在這土堆的底下。』

我嚴肅地點點頭。這地方的情形看了真有些怕人。

土崩雖是發生在兩天之前，但沒有人能知道這土堆到幾時才能清除乾淨。緊急修路隊已在趕來嗎？是的，他們已動身了，但還沒有到達芒市。就地則確已有十六名路工在那裏清除泥土，但他們沒有合用的器具，一共祇有四把泥剷。其餘都是空手，在大雨之中，試行推去那些大石塊時，他們自己也幾乎立不住腳，所以，雖然已經工作了兩天，但並沒有什麼成績可言。

『你也以為這是很奇怪嗎？』我說：『這條路在中國政府是極為重要的，何以他們竟沒有一個緊急炸藥修理隊的組織呢？』

『真有些奇怪。試想一共只有十六個工人，而且只有四把鐵剷！即使做上一百年，也是完成不了他們的工作的。』

『這真不是我這種笨拙的腦筋所能了解。那麼許多輛卡車，裝着軍火的卡車都停頓在

這裏，而竟不趕緊想法子。」

我們正說着時，後面起了一陣汽車的喇叭聲。炸藥隊居然到了，一共來了五名工人和幾個兵士，是坐着一輛卡車從芒市來的。他們一下車即動手工作。這天早晨雨並沒有停止，不過落下了一些，路工都戴了箬帽工作。炸藥工人一共工作了六十分鐘，這時刻是我用手表替他們記下來的。他們在這個時刻終了時，終算炸去了一方大石塊，但他們的工作即此便又停手了。

雨又大了。到了十一點鐘時，十六個路工中的十二個和新來的炸藥工人，都紛紛離開了工作的地點，向半哩外他們的工篷中走去。

停頓在土崩處南面的北上卡車共有二百多輛，而停在北面的南下卡車聞說其數更多。這時雨越下越大，餘下的四名路工也只好蹲坐在路旁，好似在那裏等待最後的審判。

「天哪！」保羅嘆着氣說：「我們恐怕須永久住在這裏了——這叫人怎能忍受呢？」

「看啊！保羅！」我指着我們汽車停歇的地方叫他看。

我們汽車停處距離土堆約有百碼之遙。我們望過去時，即看見有十幾個人魚貫着從

遠處的樹林之中循着山徑，向我們的汽車停處走來。其中有三個是中國人，照他們所穿的衣服，似乎是官員。

『我們離開龍陵決不很遠了，』我說：『這些人也許就是從那邊來的。』

『這很容易查明的，』保羅回說：『等他們到後，一問便能知道的。』

數分鐘後，那幾個中國人已經走到我們的面前，大聲斥罵那幾個蹲在路旁的小工，似乎是說他們爲什麼不趁早把土堆清除乾淨，但在細看土堆之後，他們似乎也立刻覺得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保羅用中國話向其中的一個問：『這裏離開龍陵還有多少路？』

『不足八哩，』那人用英語回答：『你如從路旁的山徑繞過去，走不到一哩路便可踏上那一頭的公路。我們是駕着一輛卡車從龍陵來的。那邊那輛汽車是你們的嗎？』他說時用手指着我們那輛福特車。

『是的，我們剛到過臘戍，現在打算回轉昆明去。』

『你們如必要坐着自己的車子前行，則你們很有幾天等待哩。我們找不到充份的工

人。滇緬公路上，這一段是人口最爲稀少之區，我們必須到別的地段去找人來。現有的這幾個人是連路都快要走不動了，不要說叫他們去做費力的工作。」

「那末，我們可以在西南運輸公司裏邊暫爲耽擱嗎？」保羅問。

「當然可以的，」一個中國人回答：「敝姓秦，我就是那邊的管理人。」

保羅拿出昆明總公司的介紹信給他閱看，那位中國人看了之後，連忙和我們寒暄了幾句。這時十六名可憐的路工已回到土堆前了，他們顯然已經吃過了午飯，並吸過了鴉片烟。我們將汽車上的物件分授給這十餘個人，並答允給他們每人一元，叫他們把這些東西替我們擱到土堆那一面所停着的卡車上去。他們的身體實在太弱了，連五十磅重的行李捲都擱不起來，所以我們只好呆等另外一批較爲少壯的路工到來。後來我們走上山徑了，山徑很狹，只容一個人走，因此我們就一個跟一個的魚貫而行。山上的空氣很涼爽，不過路甚滑，走時很爲吃力，大家都累了一身大汗。

我們慢慢的爬上山去，擱着行李的路工尤其顯出力不勝任的樣子。舊家則除了自己那柄大傘之外，一些也沒有拿什麼東西。我們從山徑上大圈子繞過去，直走到下午才到達

公路上卡車所停的地點。二十分鐘之後，我們已到了龍陵。我們遺留在土堆那一面的車上已經空無所有；照眼前的情形看來，我們也許從此沒有看見我們那輛汽車的機會了。

西南運輸公司就在龍陵的市口，它的房屋距離公路之旁約有一箭之遙，對面就是一口泉，顯然就是全市民衆洗滌衣服的地方。我們在公司食堂裏邊權設起我們的行軍床，趁着土著僕役替我們熱罐頭食品的時候，我和保羅都把濕衣趕緊脫去，各換上一身乾燥的衣服。

我們剛吃完飯，一位華先生到了。他是擬向南到滇緬交界處去的，他到運輸公司時已經在八點鐘之後。他不大理睬運輸公司的管理員，專和我們用英語相談。他雖很自負，但我們頗覺得他是一個很勢利，很會裝腔的人。

『朋友們，』他說：『聽說前面的路斷了，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難道真個須在這裏過夜嗎？』

『據我看來，須在這裏過一千零一夜也說不定，不過不是「東方夜談」裏邊的「阿拉伯之夜」罷了。』

『怎麼說？』華先生顯然有些惶急了。

『並沒有什麼大事，不過路斷處的情形很嚴重，需幾個星期才修好也說不定，因為人工和器具都太缺乏。』

『但我是必須趕到緬甸的，我必須趕緊到那裏！』華先生懊喪地說：『我是一個發餉員，我身邊還帶着一萬五千塊錢的餉銀哩。』他說到這句話時，把聲音放低一些，並囑咐我們不要告訴旁人。

『你是怎麼到這裏的？華先生，』我問：『我想你決不是步行而來的吧？』

『不，不，我是坐着一輛福特車來的，我並且還帶着一個會修理汽車的司機同來的。』

『什麼年份的？』保羅岔出來問。

『我沒有知道這個司機人的年齡。』華先生抱歉地回答：『他受僱於我還沒有多少日子。』

『不，我並不是問司機人的年齡，我是問你那輛福特車的製造年份。』保羅說。

『是一九三八年式。』

『很好，我們有一輛一九三七年式最優美的跑車，』保羅說：『它現下停在土堆的那一面，你在明天早晨很可以坐了到緬甸去。』

『但是把一輛一九三八年式的車子交換一輛一九三七年式的，我豈不太吃虧嗎？』華先生顫聲回說：『這交易似乎不很公允吧。』

『事情確是不很公允的，』我岔上去說：『但是你倘若不和我們交換，則你便沒有動身的希望。況且，據最確實的報告，前面這段路上強盜最多。我並不是故意恐嚇你，但我確知道他們正在等候一個身邊攜帶着一萬五千塊錢的人。』

如此一來，一件有歷史價值的事情便發生了：滇緬公路上實現了破天荒第一次的汽車交換。我們和華先生約定：第二天早晨他可以坐了自己的汽車到相近土堆處爲止，並另帶一個司機人同去，待他到了那裏之後把汽車依舊開回來，他本人則可以由山徑繞到土堆的那一面，乘了我們所遺留在那邊的福特車前行。我們則可以坐了他的汽車回昆明去。

我們預算華先生的汽車至多一小時必可以回來，但等了四個小時依舊不見來到，我們

只得出外去找尋。我們走了一二哩之遙，才看見那輛汽車停住在一個新崩的土堆後面，據司機人說，汽車開到那裏時，泥土剛巧崩坍下來，險些把汽車正壓在底下。這一處土崩完全是鬆的泥土，約有十尺深，這時已有二十五名路工在那裏剷掃。但是其中只有兩名拿着鐵剷，其餘的人都只有一隻小小的竹籃，把路上的泥土一籃一籃的搬運到路面之外去。他們工作了一小時還沒有能夠清除一方碼的路面。幸而我們所帶的兩柄鐵剷和行李一起搬了過來，我們便拿出來交給兩名工人使用，並每人給他十塊錢，叫他們做一晚的夜工。他們得了錢，已有了順手的器具，工作自然較為起勁。我們依舊回到龍陵去過夜。第三天一早，我們居然聽見喇叭的響聲，那輛福特車也跟着開進來了。我們在大喜之下，立刻上車登程。

我們在那天下午到了保山，途中也經過好幾次危險，幸而都安然過去。我們即在保山那家新式旅館裏邊過宿，這天旅館裏邊只有我們這一起旅客。我們從旅館的窗戶看到一片極美麗的晚景，山上和谷中都好似罩上了一層五彩的顏色，真悅目極了。

這晚上和第二天居然都沒有下雨，直到我們的汽車爬上向下開去的那座高山坡時，大

雨才又傾盆而來。半途中，我們看見一輛公共汽車停住在那裏，車中約有一百多個乘客，都是大大小小的男女孩子。在那輛車子前面的不遠處，路面已經塌了半邊，約有十尺闊的地位，都是大雨的成績。

公共汽車中的孩子都下了車，冒着大雨在沒有坍塌的路面上向前走去。公共汽車的司機人從車上拿下一塊很長的板，把來舖在十尺的坍塌部份上面。他試放了兩次，才把這塊板安置妥貼。然後把車子緩緩地從這塊跳板上開了過去。當他的車子經過之後，路面又坍塌了一些。我們把這塊跳板向裏移進一些，以適合我們的車輪的闊度。我和舊家從跳板上步行過去，走過的時節兩腿抖個不住。保羅待我們過去之後，才把汽車緩緩的很謹慎地開過去。

真是邀天之佑，因為我們人車剛剛走過，那路面便完全坍塌了。

在下關古城的郊外，距離公路約一哩餘之處，我看見一方花岡石所琢成的古碑。這方古碑豎立的時候，美洲還未曾發現哩，在這方古碑和緬甸邊界之中，現在又豎起了一方新的石碑，上面刻着許多中國字，就是：

『這條路是完全由這區的土人所建造的，造的時候並沒有外國人相助，也沒有用外國來的器具。』

我已回到了昆明，並且已經決定即日回國。但動身之前，我頗捨不得盲啞學校裏邊我所認的幾個義兒義女，他們必在那裏盼望義父怎麼還不去看望他們。

女修道士愛娜歡迎我走進裏邊，聽我講述一路上的經過，和大雨所造下的災禍。她緊握了兩手靜靜地聽我講。

『但這條路總依然存在啊！』她喊着說：『這路總是中國人所造的呀！他們豈不就是聖經裏邊所提到的那批人嗎？』

『那末，請你把這個聖經上的故事告訴我，』我說。

愛娜正了容，很鄭重地讀地讀那節聖經：

『他把房屋造在磐石的上面，他真可說是一個聰明的人；大雨來了，洪水來了，大風也刮起來了，都打在這所房屋的上面；房屋竟沒有坍塌：因為它是造在輪石之上的。』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初版

滇緬公路

原著者 Nicol Smith

譯者 亢德雲玖

出版者 亢德書房

上海赫德路趙家橋榮源里十三號

代售處 大興公司

上海福煦路六八七弄三十號

大地圖書雜誌公司

上海五馬路西上麟廣福里六號

每冊實價國幣一元四角

82
773202

